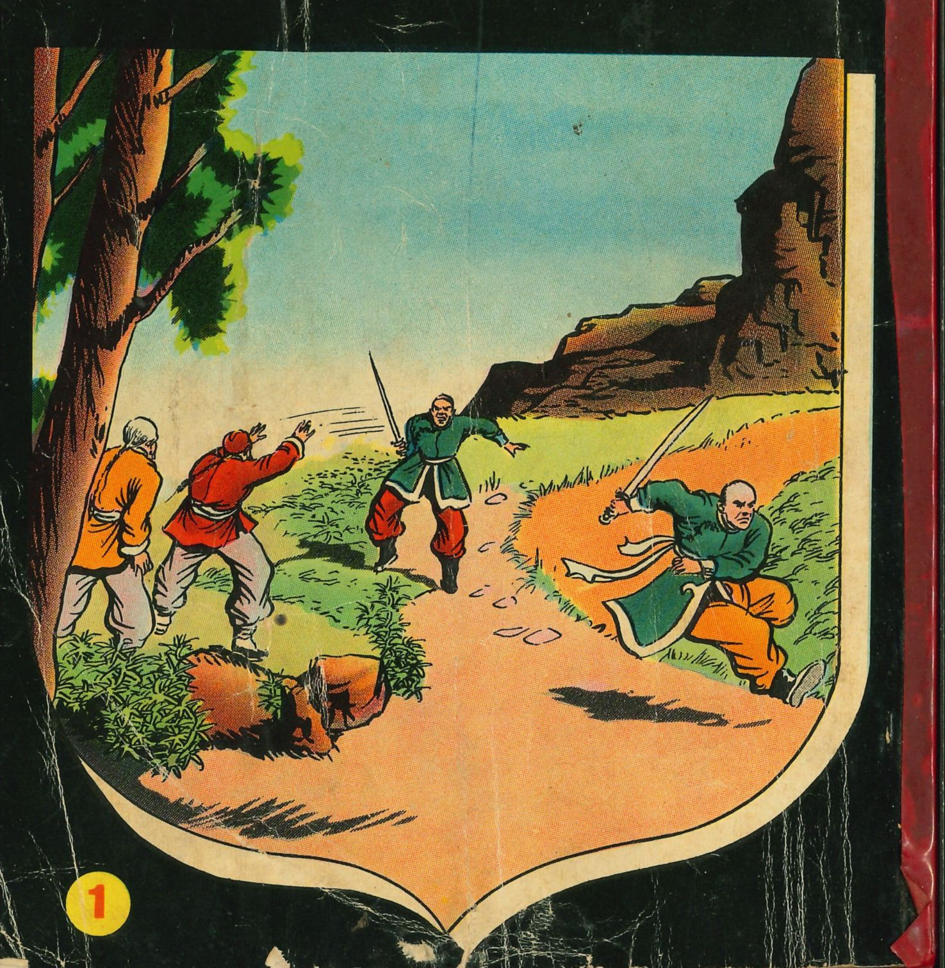
蹄風著

清宮劍影錄



清宮劍影錄

第一集

蹄風著



以詩代序

自鑄萬詞寫名生　娛人娛己寄閒情
雖無白雪陽春調　卻有荊軻書劍声
百年舊了話康雍　赤血如花映月红
帝主蛾眉決生死　縱橫劍影落清宮
英雄酣鬭百千場　名士多情俠士狂
博得書人爭一笑　花光劍氣入文章

自題清宮劍影錄

蹄風艸

目次

第一回：亞密當採參逢俠隱

長白山頭藏劍氣　千年靈草現根苗

「太祖高皇帝姓愛新覺羅氏，先世發祥於長白山，山高二百餘里，綿亙千餘里；山之上有潭曰闥門，周八十里，源深流廣，鴨綠、混同、愛滹三江出焉。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；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；愛滹江東流入東海：三江孕奇毓異，產珠為世寶重，其山風勁氣寒，奇木靈藥，應候挺生。山之東有布庫里山，山下有池曰布爾湖，相傳有天女三，浴於池，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，女含口中忽已入腹，遂有身。尋產一男，生而能言，體貌奇異，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，因命之曰：汝以愛新覺羅為姓，名布庫里雍順。與小舟乘之，順流在河步登岸。其地有三姓爭為雄長，日搆兵相仇敵，見而異之，交手為舁，迎至家，三姓者議曰：我等盍息爭，推此人為國主。於是居長白山東『鄂謨琿』之野『鄂多理』，城國號滿洲，是為開基之始。」

看官們，上面一段文字，就是滿清入主中國後，記述愛新覺羅氏族發祥的肇始。作書人引用這一段大內檔案文字，因為這一篇「清宮劍影錄」開首就寫滿洲地方的兩個劍客，從上面一段文字當中，可以看出當時的地理環境。雖然到今天滿洲族已同化於中國，可是那一地的山河面貌還沒有多改，打開地圖，便可以找出他們記述長白山麓的地名了。閒言少叙，故事歸入正傳。

且說滿洲境內寬城子（今日長春），往日是個重鎮，康熙末年，城北一處地方叫「東卡倫」，那裡住着滿洲的一個貴族，名叫阿蘭泰，先代隨多爾袞入關，傳到阿蘭泰，曾居官到大學士，東卡倫地方，是皇帝賜給他的領地，府裡武士數百人，大厦連雲，奴僕無算，儼然是中古時代的一個邑主。

他的一羣武士當中，都是世代襲職的，那時滿洲皇帝注重本族人習武，文學方面反而看得較輕，因他們一族入主中原，也是由騎射武功而得到手的。阿蘭府裡一班十歲以上的孩子，也編成武事班，挑選一些本領高強的武士作教師，這一班孩子當中，有兩個天生十分穎悟，一個叫「那亞兒」，一個名「亞密當」。這兩個十歲的孩子，練功夫比別人來得易於上手，那亞兒因和貴族阿蘭泰有點親屬關係，平日穿得好，吃得好，待遇也比別人優渥。但亞密當是個窮小子出身，父親早喪，在府裡沒受到一般人的痛惜，雖然他練武很出色，他的幾個師傅對他也十分鍾愛，可是不能令到孩子的心情快樂。

瞬就過了五六年，二人的武功已練得十分純熟，不論馬上馬下，使槍擊劍，算得是一班孩子當中數一數二的好手，不久就要補充他們當府裡的一個武士。那時亞密當生得身材高大，虎背熊腰，皮膚白皙，像個粉面郎君，跳躍騰身，最是出色，那亞兒却全身膚色似個黑炭頭，身材中等，膂力驚人，幾百斤重的石頭，他一槍可以挑開數丈以外。

說到性子上，二人也有不同，亞密當沉潛機智，那亞兒性烈如火，他們一同生長在阿蘭泰的府中，本領又比別的孩子練得好，因此不免互爭雄長。那亞兒恃着是阿蘭泰的親戚，對亞密當看不在眼裡，時常出些冷言冷語向他譏諷。亞密當知道自已出身貧賤，也只好忍着氣不出聲。

一天，那亞兒進後堂和府裡的幾個小爺練靶，剛巧京裡有些禮品帶回來，外面總管命亞密當拿到

後堂去。那亞兒見了，沒曉到是總管遣進來的。心想：「這小子也想到後堂來厮混嗎！且教他吃點苦頭，好教下次不敢進來。」他以爲亞密當要來巴結府裡的公子，存着一點妒忌。他把箭搭在弦上，看準亞密當的小帽射出，颼的把帽子貫穿了頂，隨箭矢飛到牆外去了。那幾個貴胄公子見了，樂的拍掌大笑。那亞兒又再搭上箭矢，再向亞密當射去，這番拍的一响把他捧着的一包東西射中。亞密當正自驚愕，不料第二箭又來，捧着的東西當堂墮地，原來包袱裡裹着的，是京裡端親王府送給阿蘭泰幾位公子的珍玩：四個北京城裡有名的泥人，裝在錦盒裡，這時已墮地碎開片片。

亞密當一驚非小，見是那亞兒作弄，這番已忍無可忍，飛步上前揪着那亞兒的胸口，掄起拳頭搥下。那亞兒抓着一柄弓在手，順勢向上一撩，把拳頭擋着，下邊一脚掃出。亞密當正搶到他的弓，見脚打到，忙的斜竄一步，那亞兒的脚察的把亞密當的外衣裂開。亞密當更是火起，奪着弓一拉，兩人立刻纏在一起，摔起交來。

幾個公子看二人眞的打起來了，即時喊了兩聲，後堂護院武士跑出來，把二人喝止，帶到府裡給太夫人回話。亞密當說是那亞兒射他，那亞兒却說他進來調弄幾位公子，才把他逐出去，誰想他膽敢上前來厮打。那亞兒是府裡親戚，阿蘭太夫人褊袒着他，命把亞密當笞五十籐鞭，禁閉起來。

亞密當給打得滿身笞痕，關在牢房裡，這牢房是專禁府裡犯罪下人的。他的幾個師傅偸偸地到來望他，敎他忍耐一時，不要說出怨言，怕傳到府裡更會加罪。亞密當給禁了兩個多月，太夫人還沒有把他釋出。他暗中探聽一下，才知太夫人因他打碎了端王府的禮物，要待阿蘭泰將軍回來發落。他想：「如果王爺回來，可能把自已杖斃。」他知道非設法逃走不可。

他被禁的牢房，有幾根豎着的木柱，中間連着橫鐵門，再加上鎖，木柱植在石穴裡，深五六寸。亞密當已想到了逃獄的方法，他在吃飯時把一具盛飯的銅杓子藏起，那送飯的下人沒有留意。亞密當夜裡把銅杓子的柄磨薄了，拿來在木柱脚下削出木片。一夜之間，他已削了許多木屑，那木柱已陷進了一小缺。這樣幹了五六晚，木柱的脚下只剩回手掌那麽厚的一幅，他把一些泥塊堆在一旁，使外間看不出。到了夜候，他拿銅片作小刀一般，連下邊一小塊木樁也削開了，木柱移開，他側身走出，又把木柱移到原位去。

他伏在一處假山石後，不久府裡擊柝的老頭兒挽着風燈走近來了，他從後閃出，掩着老頭兒的口拖進假山後，吹滅了風燈，那老頭兒以爲是賊，驚得全身發抖，亞密當塞了他的口，把老頭兒的衣服脫下，自已穿在身上，戴上府裡巡更人的風帽，把護耳掩了兩頰，然後燃着風燈，一步步出了府門。因爲擊柝的有時也要出外巡視一番，因此混過了幾重門戶守望的耳目。

亞密當乘夜走出東卡倫，向着東北方奔逃，幸而那處一片都是原野，莊稼人已經起來，天色微明，預備到田裡耕作。亞密當還穿了阿蘭泰府裡的服裝，莊稼人認得他是府裡的人。亞密當靈機一動，便向莊稼人借一匹坐騎，絕塵向山嶺馳去。

他走了七八天，知道已離開東卡倫很遠，前面盡是山嶺，高峰插天，那山脈眞是連綿數百里，雄偉屹立，山麓佈滿密密的森林。亞密當單人匹馬走在林下，有如一頭小犬經過大樹下一般細小。舉頭一望，山嶺上蓋了白雪，垂下一條條的白線就是冰川。他不知道這山嶺叫什麽名字，只覺得此處地方景色怡人，心胸爲之一擴。他一看乾糧將罄，打算找一些人家，歇過一宵。

從早走到午後，才望到山下幾處帳篷，一些穿了皮襖的人在帳外曝陽光。亞密當走前去唱個諾，拴過馬匹，原來那些人是遠道到來採人參的。見亞密當年紀還輕，却深入到這大山來，都有點奇詫。一個老頭兒問道：「小哥，你到長白山來幹麽？這山嶺上野狼有名的兇，虎豹更不時出沒，難道你不怕作了虎狼的口糧嗎？」亞密當回答說是隨大夥兒獵戶到來的，道上掉了隊，因此迷途進入這峽谷。

那些採參人信他所說，又見他年紀這樣輕，懂得一手武技，便把他收留下來，隨着大夥兒在長白山一帶掘取人參。亞密當那時武功已有相當造詣，他的身手敏捷，頭腦聰明，而且刻苦耐勞，短短幾個月韶光，他已成爲採參帮裡的一個好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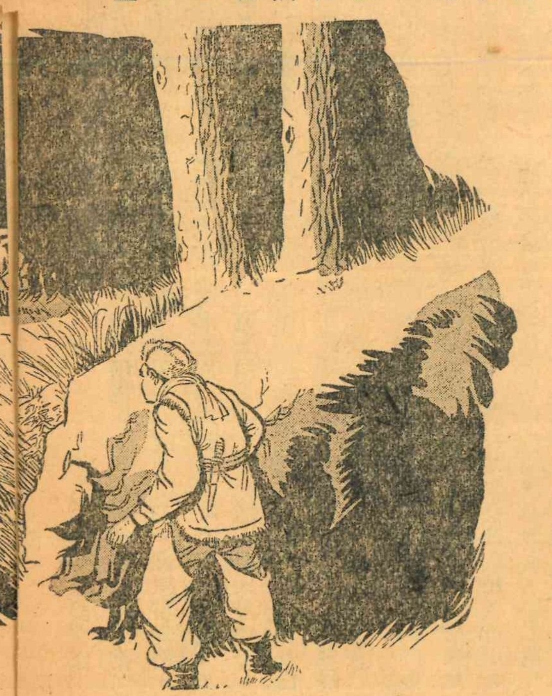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這一帶地方，正是長白山脈近着三姓發祥地的「伊蘭」，地廣人稀，氣候酷寒，幾百里內全是崇山峻嶺，有許多原始森林，都是從未有人跡到過的神秘境域。可是山上長着了奇花異卉，豺狼猛獸，不時出沒。至今聞名世上的野山人參，就是這一帶深山產生的靈藥。這草本藥物的效用，可以延年益壽，垂死的人，服了也可以延多些時活着，因此它的價值也比世上任何的藥物還珍貴，從來便有不少採參人結隊前往發掘。據一般老於掘參經驗的人說：這種奇藥因在極寒的地帶生長，要藏在地下數尺萌芽，人參只是這種草本的莖根，吸收地土暖氣，長時間才露出地面，葉形如掌狀的複葉，花小色白，地下莖長如人的形體，色透明，地上枝葉經霜雪枯謝，人參還繼續在地下生長，且年久藏得愈深，有潛藏地下數百年的，已長成靈氣，夜裡發出微光，一聞人聲，便會從地下遁去。所以掘參人必在夜間窺伺，有時知道那一處有數百年人參埋藏地下，日裡在週圍掘地佈網，以防人參逃逸。

亞密當在採參帮裡，不時射殺最兇狠的猛獸，抵禦成羣的野狼來襲，帮裡許多有本領的人，對他

十分看重。瞬又到了隆冬，這一帮人深入到小白山的烏吉密嶺，剛巧一場大風雪降下；山道全給積雪封閉了。這一帮人被困在峽谷裡，只見風雪漫天，一連七八天，沒法走出帳篷，風雪還是繼續的下着，馬匹凍殭，帮裡的人也抵不住寒冷飢餓，死了一半。

那時食粮早已吃光了，在帳裡沒法生得火，剩下四五個年青的採參人，大家把馬肉割下來，生啖充飢。亞密當一看帳篷外，都給大雪堆塞了，再不設法逃出，很容易生葬在冰雪之下。他和幾個同伴穿了幾襲皮大衣，割裂了帳篷，從頂上爬出。幾個人從尋丈的雪堆上走，一陣風捲來，眼看兩個同伴一忽兒便給捲去，也不知落到那裡去了。剩下的只有亞密當等三個人，好容易牽着繩子，爬到一處崖下，找到一處巖洞躲起。

第二天大雪稍停，兩個同伴餓得發慌，要冒險出外覓食，亞密當阻止道：「這時出去不得，山裡無數野獸，也是我們一般心理，正在走出來尋食，遇着便難幸免了。」那兩個同伴只得熬着，等到夜裡，他們竟瞞着亞密當出洞外去了。亞



一個小人在雪地上跳着舞。

密當半夜醒來，發覺二人不在，忙的抓了腰刀，出外找他們，山上雪已停了，滿眼都是白色，風也靜了，微雲透出月影，寒氣砭骨。亞密當一步步踏向山谷，不時看到遠處有點燐火般的青光，射着他來往移動，他知道是野狼出來覓食，連忙展開急縱功夫，向山上急逃，雙脚雖然餓的軟了，但他還可以支持，一看已到了一處嶺上。遠望羣峰，高挿天空，景色如琉璃屏幛。

他歇下來，忽見遠處山頭，有白光繚繞，倏起倏落，那光影如疋練一般，在上空打了一轉，便盤旋落下，片刻又復升起，像有人在底下玩弄着似的。亞密當想：「這光影不是燐火，難道嶺上有劍仙居住，這是祭出來的劍光？」擬去看個究竟，才站起來，發覺雙足疲乏無力，他便掣着腰刀，要到山谷裡找些野狼，殺了暫時吃着果腹。

亞密當一步步走下山，面前一片雪坡，瞥見遠處有東西在跳動，以爲是什麼小野獸出現，忙的閃身土坡後面，放眼望去，暗淡月影之下，一個小人在雪地上來往跳躍；那東西通體透明，頭上插着枯枝，四肢瘦長，附着一些榕樹鬚根的下垂物，全身不過尺來高，正在仰頭天空，騰身踊舞。亞密當暗地一愕，細視原來這不是人，而是一株人參。他吃驚非小，暗想平日採參老人說，經過千年以上的

人參，因吸受日月精華，體裡已具有靈氣，牠在地下會移動逃走的，難道這東西便是千年人參？

他又想這東西定然能够換取很多金錢，如今雪已停止，數月來掘到的人參，這次都給同伴們吃着來充飢了，若果下山，手裡分文沒有，怎樣能够過活？他看那千年仙草還不知道有人在旁，還跳得十分高興，亞密當揷上腰刀，輕輕爬行上前，到了距離稍近，便飛身撲前去，雙手一攫。眨眼間只覺眼前影子一幌，雙手抓了個空，那活動的人參不見了，這東西怎樣逃脫了的，他沒法看得清楚。

亞密當非常懊喪，看看雪地上，那有什麼東西，也沒一絲兒痕跡，他憑半年來的經驗，知道這坡上還有長得年日較淺的人參藏在地下，便拿腰刀撬開雪塊，掘到坭土下面，果然挖出一些人參，他就放在口裡嚼下。這樣幹到天明，他已吃了好些人參，精神頓振，氣力也恢復了，陽光射出，山頭上一片明朗景象。亞密當記起了昨夜看到山頭上的劍光，這時體力回復，便向昨夜望見的嶺上尋去。

積雪漸溶，嶺上寒氣更烈，幸而吃了人參，通體溫暖。他很快攀到那山嶺去，小峽谷裡都是密密的森林，巨木參天，從上俯瞰，樹上架着一間小木屋，濃陰掩蓋，看來定有人居。正是空谷足音，心裡一時驚喜，飛身下山，忽覺背後有人把他的衣領一執，回首一望，原來是個老叟。

這個老人，面上給鬚髮掩了大部，像一頭猩猩，看年紀已是百歲以上的老人，奇怪的是鬚髮還是黑色；身上穿一襲破敝的白色古服，像高麗人穿的一般。老人雙目炯炯有神，背着一口劍子，沉聲問亞密當道：「小娃子，你是那裡來的？到這荒嶺上來幹甚麽？」亞密當一看老人的來頭，知道就是昨宵看到練飛劍的人。慌忙倒身下拜道：「老丈聽稟，小的是採參帮裡的人，前幾天大風雪把同伴都凍殭了，昨夜偶然看到老丈練劍，因此冒昧到來拜見，還望老丈恕罪。」老叟端詳亞密當一番，着他起

來，又道：「老夫看你是習過多年武技的人，否則你也不會獨個兒留得性命，老夫如今問你，這番到來相訪，又是什麽意思？」

亞密當把出身畧述一遍，又說因從阿蘭泰府裡逃出，怕這滿洲貴族會行文各地通緝，才跟採參帮到山裡來，避過些時，如今正是無處容身，求老叟答應收留他作個門徒，傳授他一些劍法。老叟聽了，掀着頷下蓬草一般的黑鬚子道：「小娃子，這處一帶崇山，平日人跡少到，你能進來，而且不飽於虎狼之口，風雪也凍你不死，合該是你的造化。老夫隱居此地，已數十年，只數年才到天池一會我的師姪，小娃你要留在此間，先要答應老夫，五年裡不得離開，這才能傳我的劍法，你可能遵守嗎？」亞密當曉到老叟定是山中隱士，世間傳說劍仙之流，當下便一口答應。他要苦心練成劍法，回東卡倫去找那亞兒，一洩給他誣諂的一口氣。老叟把他帶到森林裡去，才知這處另是一番天地，森林內一片地方，設有石檯石几，樹上的小屋，只是防備山間猛獸侵害的睡覺處所。

這個山中隱俠，說起來也是滿洲境內有名的人物，當初清太祖努兒哈赤崛興北部，吞滅諸國，那時遼東之北，哈達嶺下有葉赫族，和愛新覺羅族同文字同語言，而且族長葉赫烏拉是努兒哈赤的舅舅。兩國因爭地構兵，姻親成了仇敵，葉赫初時依附明朝，屢和努兒哈赤對抗。這個滿洲開國之主，率兵親征葉赫，不料到了清河地方的湯泉，給葉赫部暗箭射傷，毒發身亡。他的第四個兒子皇太極嗣位，誓把葉赫蕩平，直到十年之後，果然完成了志願。葉赫族四散奔逃，其中一個族人，昔日和努兒哈赤同在三姓一個隱士處學武技的，精於劍法，便逃到高麗居住，後來生了兒子，把自己一手劍技傳授，這個就是亞密當見到的老人，名叫葉赫布揚古，是高麗國一流的劍客。老年時候，他才回到長白

山結廬居住，他的劍術屬於旋風搏擊派的一種，憑五六十年練成的氣勁，劍風捲空，滑翔繞匝，一放一收，都是運用內功操縱，數丈以內，劍光白練般從袖裡吐出，一個廻旋，可取敵人之首。

從此亞密當隨着葉赫布揚古，在長白山烏吉密嶺上潛修練劍。他從小有了很好的武功根底，布揚古教他吐納練氣，淸晨呼吸，瞬已半年。他記起了那次大雪之夜，在山下窺到千年人參躍出地面跳舞，他把這奇怪的事稟告了師傅，布揚古驚道：「小娃，你看見的是千年野參的靈氣，但不是這東西的眞體，而是靈氣浮動，也就是世間傳說的草妖木魅，爲師的許多年來便在夜裡看到山下浮光暗動，原來是這東西長成靈氣了。」亞密當問道：「師傅，這東西能够捕捉嗎？可有什麼用途？」布揚古道：「這千年人參靈效之處却多了，往日歷朝皇帝派人蒐購，却沒有獲得，像這樣經過千載生存的人參，實在曠世難逢，這番給你見了，也是小娃的運道，你吃了之後，體力便會逈異常人，身體輕靈，延年益壽，還有一樣異能，就是給刀劍傷了，血肉很易縫合，半天裡生出肌膚來，眞是比靈芝仙草還更寶貴。」

亞密當聽了，喜的跪下來，求師傅教他怎樣掘取這千年人參。葉赫布揚古道：「小娃子，你想掘出這東西，要聽爲師的擺佈，還要有點耐心，才能探出深藏的地點。因這東西受了日月精華，夜裡靈氣出現，能在泥土下遊動，但日間却還是一株人參草，埋在地下，只要知道牠潛藏的地點便行了。你明天拿松脂搗成幼粉，到那晚看到人參的附近散在地上，此後每夜裡伏着窺伺，等到月明之夜，人參的靈氣出來跳舞，攝取月華，那時你便出來撲它，不過你還是捉不到的，却可以跟踪松脂的氣味，看它到那裡隱沒，你便劃下暗記來，留待陽光照射，前往發掘，那東西便逃不了。」

亞密當緊記布揚古的指示，第二天把松脂粉末散在山下的土坡，那處便是前次看到人參出沒的地點。他一連伏了幾夜，那晚正是月圓的日子，等到月色西移，眼前影子浮動，果然是千年人參走出來了。這東西在草地上蹈舞了一遍，舉起一雙長臂，對月拜舞，亞密當竄身上前，轉眼間又不見了。他依着師傅教導，拿自已敏銳的嗅覺，伏下來嗅着松脂的氣味，一直跟踪到了另一個山坡，氣味停在幾株野樹之下。他解下衣帶來，繫在樹幹上，乘夜回去告訴布揚古。第二朝，陽光照射，正是五月天氣，師徒二人走出森林，來到昨夜亞密當縛上腰帶的樹下。布揚古拿竹杖在草地上搗了一會，指示亞密當從樹旁掘下去，到了三四尺深，便有一股涼氣透出，滲入心脾，精神頓爽。布揚古喜道：「這東西眞的在底下了。」原來在山裡採參，不能直接叫出人參兩字，這東西眞的具有靈氣，若給它聽到了，夜間便移到別的地下躲起。布揚古早就吩咐了亞密當，當他再挖了尺餘深，那東西已露出頂上來了。它的莖根就有毛瓜那麼大小，根頭還連着幾枝枯了的幼莖，像老人頂上幾根頭髮般豎起，身子瘦長，四肢具着人形，高約二尺餘，一股股淸涼的氣味滲出。亞密當小心撥開泥土，把全根移出地面來，說也奇怪，這東西一經陽光照射，立刻縮短成尺來長，身上一時現出皺紋。布揚古折了一根樹枝，放在泥土裡，着亞密當翻土蓋回原狀，這才把千年人參拿走。

亞密當把人參奉獻師尊，布揚古撫着他的頭頂道：「好娃子，爲師的今年九十八高齡了，就算吃下這東西，也沒有什麼大用，人體裡的新陳代謝，到這時期已進補不來了。小娃今年才是弱冠，前程遠大，爲師的要把你孕育成一個天下無敵的劍客，你把這千年人參服下去罷。將來你的體力，要比如今增長十倍，身體輕靈活潑，輕功自然易於練就，只望小娃明白爲師的心意，苦心傳習劍法，那就可

以慰我的老懷了。」亞密當感激垂淚，叩頭三拜，永記老師今天的訓示。葉赫布揚古拿出一口押髮針，照人體穴道方位，貫了千年人參的靈台穴，教這東西再逃遁不得。他吩咐亞密當拿人參在陽光下曝曬，經過四十九天，才煎湯服下，連渣滓也吃下肚裡。

奇怪的事立刻發生，第二天，亞密當起床，覺得身體有異，走出巢屋，向樹下躍落，身子輕如無物。他再一騰身，那知就像紙鳶一般，飄起尋丈，一躍已到了澗邊，相距樹下已是七八丈之遙，臨流照視，原來自己已變成一個壯漢，體高六尺餘，往日白皙皮膚，如今成了殷紅之色。他喜的若狂，一躍上到樹梢，告訴了布揚古，老叟見了他長起來了，也是非常歡慰。自此葉赫布揚古教亞密當練氣坐功，把高麗「搏擊派」的劍法悉心傳授。五年之後，亞密當再在本篇裡出現了。

且說東卡倫地方阿蘭泰府裡，自從給亞密當逃獄，便派武士四出追踪，可是那時亞密當已離開了東卡倫，過了境域，便是另一個滿洲貴族的領地，阿蘭府的武士不敢進入搜索，因此回報了府裡總管。那亞兒聽了，心裡歡喜，他向來嫉視亞密當的武功和他練的一般好，而且得到許多武士器重，如今他走了，將來自己有希望充當武士領班。他看到府裡一些武士，其中稱作一流劍手的，都已把劍法傳授給自已，再沒有出色的功夫，便懷着不滿足的心情，時常約府中武士比劍。那亞兒生就神力，外勁橋手，生得鐵一般堅硬，許多武士交手時候，雙劍貼上，給他腕力一震，便握劍不牢，飛脫了手。漸漸那亞兒把所有的武士都擊敗了，他還是日夕苦練，在阿蘭泰府裡翻檢習武的冊籍，又習到一些鐵布衫的門徑，不久便連傳技給他的幾個師傅，也敗在他的劍下了。

阿蘭泰一等公從京畿回來，見那亞兒不過十六歲年紀，却懷着一身了不起的本領，立刻升他作了

阿蘭府的武士領班；打算過得兩年，便帶他到北京，在皇宮裡跟一些一級侍衛學些本領，將來替康熙老皇效忠。那時阿蘭府裡來了一個十四歲的姑娘，是阿蘭泰的外甥女，祖父是瓜爾佳多羅貝勒，隨多爾袞入關，立下不少汗馬功勞。只惜父親隨年大將軍出征青海，不幸陣亡，便隨母親在京裡居住。小姑娘姓瓜爾佳氏，小字瑪泰妮，因和阿蘭泰至親，這次隨舅舅回到東卡倫，探望舅母和各表兄弟。瑪泰妮生得姿容絕代，鳳眼蛾眉，肌膚雪白，柔若無骨，說到身材，更是楊柳纖腰，豐臀隆乳，嬝嬝娉婷，男子漢只看她一眼，便會神魂飄蕩。滿洲人不像漢族女子的束胸纏足，所以體態上沒有病態美人的典型。瑪泰妮到了阿蘭府裡不到幾天，便瘋魔了府裡所有的青年人。阿蘭泰的幾個兒子，近水樓台，看見表妹大了，出落得如仙子下凡，玉環再世，便整天的陪着她在後堂耍樂。阿蘭泰的府第，樓閣連雲，單是後園便有小城那麼大。這小姑娘自小熟讀詩書，也懂得幾手武技，閒常填些小詞，居然格調清雋。可是阿蘭泰幾個兒子，却是文不成武不就的東西，天天只知嬉戲尋樂，十足是典型的公子哥兒。瑪泰妮看到幾個表兄弟是繡花枕的一類人物，心裡不大高興，只是言笑應酬，一同玩耍，却引不起小姑娘的芳心。

府裡好些年青武士，也仰慕瑪泰妮的艷色，閒常借故到後堂，希望一見瑪泰妮的芳姿。其中那亞兒更是一見傾心，覺得瑪泰妮無處不美，大有增一分則太長，少一分則太短的感覺。只是看見幾位公子終日陪伴着，不好意思走去親近，雖然他在府裡穿堂入室，向來無禁，但奈於在阿蘭公子們面前，不好放恣。

一天，那亞兒閒裡沒事，便到後堂去走動，剛巧阿蘭泰的公子，這時候多作午睡，他見沒人在書

房，便到書櫥裡翻閱兵書。怎知推門一看，正有一個美人兒爬到小梯子上，在書架上層取書，再定睛一望，却是瓜爾佳瑪泰妮，這一下使他心頭卜卜地跳動，不知是驚是喜。

瑪泰妮見有人進來，認得是那亞兒，她在府裡半月，已見過那亞兒許多次，只是未曾交談。她覺得這位府裡的武士領班，年紀最輕，雖然皮膚黝黑，却生成銅皮鐵骨，充分表現出男兒的英雄氣概。她因爲滿洲族是個騎射的民族，少女心目中的英雄，不是個白面書生，而是個武功超卓的鬚眉好漢。她聽說那亞兒曾擊敗過府裡所有的武士，又見他舉動輕爽，談吐流利，心裡有了幾分注意。這時見是那亞兒走進，她嗯的一聲，想爬下幾級梯子。那亞兒忙上前去扶着道：「小姐要找什麼冊子，讓那亞兒給你檢出來好嗎？」瑪泰妮有意無意地把玉手扶着他的臂膀，腰肢欵擺，下了梯子才道：「小領班，我想找一本漱玉詞，不知府上可有這一本詞集？」那亞兒因是貴族家庭出身，童年時隨老儒學過些詩詞文章，懂得一些文學典故，恭身應道：「小姐要閱易安居士的詞，府裡就有這一本，還是宋版的呢，想是南渡後翻印的孤本。」瑪泰妮見他一口說得出李淸照的別號，還對書本的鑑別，像個讀書人的口吻，當下報以嫣然一笑道：「原來小領班文武兼全，連這本漱玉詞也看過了。」那亞兒其實沒有讀過李淸照的詞，他不過往日翻檢習武的冊籍，看見了書架上的分門別類，還有書目貼上，所以知道有這一本書。

他把漱玉詞檢出來，果然是宋末版本，他雙手遞上瑪泰妮道：「瓜爾佳小姐想是個塡詞高手了，那亞兒慚愧是門外漢，適才謬承過獎，益增汗顏。」瑪泰妮道：「小領班將來是國家棟樑，學這些撈什子做甚！我們女兒家，鎮日無聊，拿起筆來塡幾句歪詞，作爲開心罷了。」那亞兒見她對自己所說

的話表示欽重，心裡愈是欣喜。瑪泰妮拿起漱玉詞，和他一同步出荷香齋，倚在欄杆邊沿，望着池塘裡的鴛鴦。那亞兒看見水裡的美人影子，心旌搖蕩，瑪泰妮很大方地和他談着，把京裡的地方風俗說給那亞兒知道。原來這個小姑娘的芳心，也暗暗愛着那亞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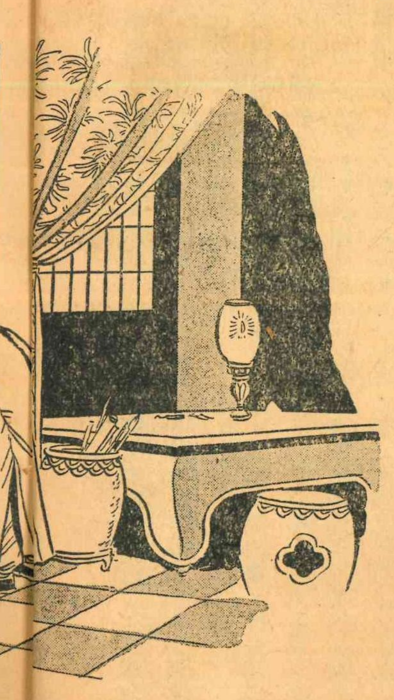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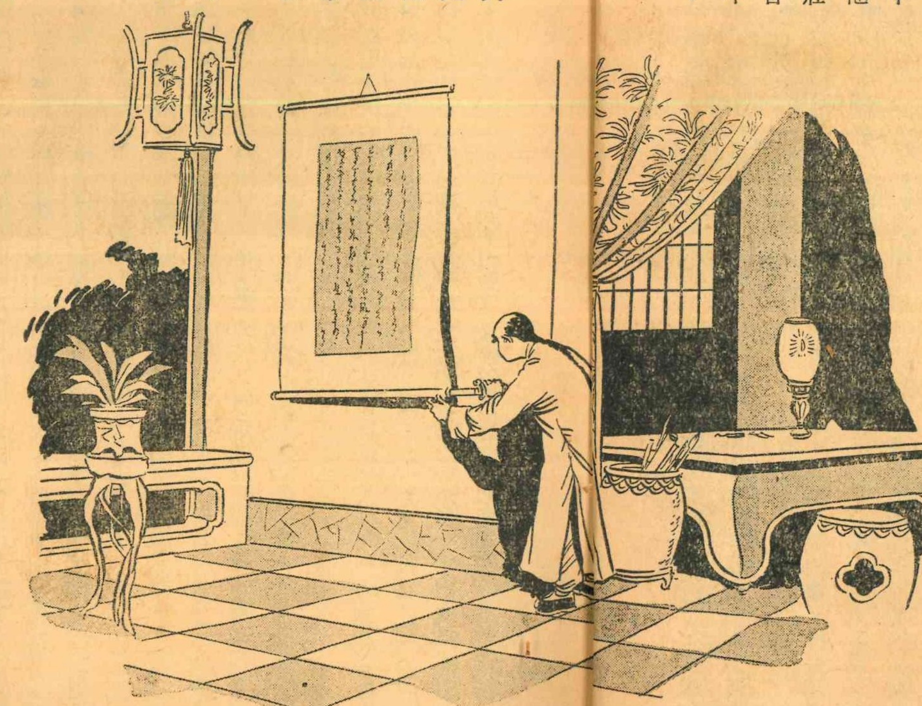
經過這一次相會，那亞兒每值幾個公子睡午覺，他便溜進荷香齋來，和瑪泰妮相會。那書齋是個水榭，竹林圍繞，築在池塘之上，六曲欄杆，十分幽靜。瑪泰妮的行動，漸給府裡的下人看見了，有些妒忌那亞兒的，便把這事密告阿蘭泰夫人。瑪泰妮還沒得知，如常到書齋裡等那亞兒前來見面。這時兩人已是十分親熱，只是兩個都還年輕，心裡雖然暗暗相戀，却不敢幹出越禮的行動。

一天，瑪泰妮又到荷香齋來，她推門入內，拾起一本書在手，坐着等候。一會，那亞兒進來，看見瑪泰妮今天穿了一襲湖水綢滿裝外褂，深綠濶緄邊，脂粉不施，面如美玉，額上覆着劉海髻，少女風韻，表露無遺，不覺瞪眼望着。瑪泰妮笑道：「小領班，看你進來便定着眼兒，難道你認我不得？」那亞兒走前答道：「小姐今天淸裝打扮，更覺得丰神絕俗，那亞兒能够親近小姐，不知是幾生修到了。」他拉着瑪泰妮的手，想一同出去欄杆邊，坐下細談。瑪泰妮嬌聲嗯出，輕輕脫開他的手，道：「今天不要到外間去了，前幾天似有人在竹林外窺看我們，就在這書齋裡坐一會兒罷。」那亞兒移過一張小几，坐在她的脚下。說道：「怪不得近日走進來，一些丫鬟見了，都把眼角兒瞅着我的去處，這樣看來，怕我們相見的時候不多了。」瑪泰妮默默不語，把玉手撫着那亞兒的肩背，半晌才道：「你不可以到京畿來找份事兒嗎？像你這樣本領的人，王公府第都缺不得，你如能離開這裡，那麼我們今後還有見面的日子。」那亞兒喜道：「瑪泰妮小姐，你眞的願意我到北京去嗎？我只愁在那

裡找不到一份事兒呢。」瑪泰妮道：「你不用愁，如今皇帝跟前最寵信的侍衛統領納蘭容若，就是我家的親戚，只要我在他跟前說一句，保管他把你補上一份五品侍衛爺，那時你有空便可來見我了。」那亞兒感美人垂青，連忙作揖相謝。

帳帷後忽然咳了一聲，走出一個官兒來，那亞兒見了立刻面色大變，原來出來的正是阿蘭泰將軍，這個年近五旬的一等公，聽了夫人告訴，今天特地躲在帷後，窺察二人的舉動。那亞兒看見阿蘭泰面色沉下來，忙跪下禀道：「奴才不知王爺在此，適纔瓜爾佳小姐着奴才進來替她找一本詩詞……」他還沒說畢，阿蘭泰喝了一聲滾！把他踢出門外去了。外面站着十幾名府裡武士，聽見阿蘭泰在裡面再喊出一聲：「給我拏下來！」誰個敢抗命不依，立即七手八脚按倒那亞兒，把他綑個結實。

阿蘭泰怎樣對瑪泰妮，那亞兒沒有曉得，但料到瑪泰妮是京裡貴戚，阿蘭泰定不敢把她難為，這時他恨阿蘭泰已極，誓要有一天把他全家殺了，才洩得今天的一口氣。過了幾天，那亞兒又被府裡武士從囚室提出，放在馬車裡直把他送到東卡倫西北部的太平山。那裡是那亞兒的故鄉，他的家是伏龍泉一所古老的大莊院。那些武士把他交回父母管束，宣讀阿蘭泰的諭旨，三年之內不許那亞兒離開伏龍泉，

原來畫幅裡藏着一口古劍。

如果他的父母不管束兒子，到時便一同抓去治罪。阿蘭泰是滿洲地方的巨室，誰個不畏他的勢力，那亞兒從此只得幽居家鄉，不敢遠去，怕給阿蘭泰的耳目察出，會到來把父母抓了去。

他長日無聊，便把武技練習，可是永遠下去的不過是從阿蘭府裡學來的一些本領，沒有名師再指點自己，他便鎮日長吁短歎，知道要出人頭地，向阿蘭泰報仇，定要先把武功練就超人本領。他派出幾個親信人到東卡倫探望，聽說阿蘭泰已把瓜爾佳小姐送回京裡，心中愈是怏怏不樂。過了些時，連茶飯也無心進了，形骸瘦損，他的父母見了，百般安慰，也是解不了他心中的憂愁。瞬就到了臘鼓頻催，新年將屆，家家戶戶，鋪陳一新，送除舊歲。那亞兒先代是滿洲族立有軍功的巨戶，家裡早就掛起年畫，盆景燈色，佈置得景象一新。那亞兒躲在書房裡，看到急景殘年，想

起在阿蘭泰府中，往日是何等熱鬧，如今獨個兒凄清冷落，愈想愈覺得阿蘭泰太過看小自己，瑪泰妮雖是京裡貴戚，但我家又何嘗不是元勳後代，就算我兩人相愛，也不會辱沒了阿蘭泰，他爲什麼把自己轟出府門，還要三年裡不許離開伏龍泉。他這樣做作，無非想等待瑪泰妮小姐許配了人家，就算自己尋到北京，意中人已是一入侯門深似海，那時便不得不息了這條心。

這晚是大除夕，那亞兒吃過年夜飯後，向雙親辭了歲，便返到自己書齋來。一看室裡宮燈燃起，盆上牡丹開的十分燦爛，還有江南帶來的水仙花種，早已茁出苞來，供在白玉盆上，烘托得十分可愛。他躺身安樂椅裡，望着壁間發呆。室裡格子屏風一旁，掛着一幅百壽圖，大紅金榜箋上，寫着一百個不同的壽字，不是鐘鼎篆文，却寫得筆劃龍飛鳳舞。那幅字的頂上，中間蓋了一個大印，是「順治御筆」四字，旁邊一行滿洲字，寫着御賜那哈馬齊將軍。原來這幅百壽圖是滿清入關時，沒收明宮和各王府的珍藏字畫之一，「那哈馬齊」是那亞兒的祖父，當日隨多爾袞攻入北京，後來得到順治的賞賜。那亞兒望着百壽圖發呆，他在阿蘭泰府裡，也見過幾幅百壽圖，但那些都是鐘鼎篆文的，如今這幅却是另一種書法，字字都是一筆連貫，勁力非常。他許多年來已沒有回家度歲，不知道往日是否也掛上這幅百壽圖，這樣胡思亂想，不覺沉沉入夢。

當他醒來時，室裡宮燈的蠟炬已熄，一室暗然，外面敲着四鼓，他正想走回室裡睡覺。瞥見百壽圖上似閃閃發光，定睛一望，原來那些字透出光影來，像螢火蟲的燐光，走到畫前細視，却又看不出什麼，但走開數尺望去，每個壽字又再亮出光影來，不禁好生奇怪。暗想這幅百壽圖定有些來歷，否則也不會藏在大內裡拿來賜賞入關的功臣了。於是燃上燭火，這時百壽圖上的光影隱沒了，他走近畫

軸旁邊細察一番，又翻過底面來，雖然是普通的裱糊，但看紙色已露燻黃，可能是數百年前之物。

他又看到那幅字之下蓋了許多小鈐印，這是經過一般鑑賞家的收藏蓋上鑑定印子的。那亞兒在阿蘭府裡習過七八年漢文，認得這些印子的字，大部是什麼珍藏之類，可是其中有幾枚印子令到他留意的，是印着「畫中至寶」，「武當一脈」，「有能得之」等句子。那亞兒便想：「這幅畫有什麼至寶？就算能放些光影罷，聽說西洋有一種礦物的液體，塗字會發光的，難道是這些玩意兒嗎？」他自言自語地拿畫軸看着，忽覺那畫軸一端刻了兩條圓線，旁邊還有一件東西，拿燭臺過來照視，刻的却是一柄小劍，這口劍刻得玲瓏小巧，雖然不够一寸長，但連劍鞘的圖案也具備，還有劍柄的花紋。當堂心裡一觸，想道：「鈐印裡有武當一脈四個字，武當是中原有名的劍派，從宋朝張三峯流傳至今，關內武林人，尊崇爲一代宗師的，難道這百壽圖和武當派有關係的嗎？」想念間覺得畫軸比尋常字畫的特別粗，而且觸手沉甸甸地，不禁生疑。

他的性情雖是火一般烈，却是心思縝密，這時細視畫軸兩端，發覺那暗線刻得很深，他便拿着一端用力旋轉，經他扭動幾下，果然豁的一下畫軸的頂端旋開，竟是一個蓋子，軸裡空洞洞地，內裡似有東西藏着。那亞兒驚奇地把畫軸放斜一倒，立刻傾了一口古劍出來，古色斑斕，還有一卷冊子附着。那亞兒忙抽劍一看，一股青光射到燭火搖搖欲滅，端的是一口無價的寶劍。正是：

武當劍法　關外流傳

第二回：武當手夜會龍形劍

貴公子慧眼識奇士　俏佳人仗義救情郎

且說那亞兒見古劍射出一股寒光，知道是一口寶劍。他細察那劍的款度，外形特別，劍鍔比尋常的細小，畧作馬鞍形，護手處僅得幾分濶度，不禁納罕。他再翻開那一卷冊頁，原來是武當劍譜，共是一百零八式；忙把古劍放回畫軸裡，單把劍譜抽出來，拿到室裡細看一遍。

那亞兒在阿蘭泰府裡，習過七八年漢文，他拿着武當古劍譜讀下去，才知這一百零八式龍形劍法，劍式就藏在百壽圖裡，每一個壽字就是一個劍式。這樣精奇的劍法，他簡直連聽也未曾聽過。他一頁頁地看下去，耳目爲之一新。看到得意忘形的時候，口裡便念出冊裡的劍訣來：

「劍，形有分合，度有緩急，抱有虛實；激徐得時，悉中規矩；比之書法，胸有成竹，意在筆先，故能揮洒自如。」

念了不覺暗道：「怪不得劍式就在每個壽字的運筆當中，原來劍訣裡頭把書法來比擬用劍呢。」

他又念下去道：

「能劍者如書之體，配合八法，夭矯騰踔，徐疾輕盈，一式接一式，連環不斷；如書法之連貫，如運筆之含蓄，又若龍蛇蜿蜒，盤紆之間，瞬忽馳電而奔。此中壽字，即借書家迴鋒之法，寄式其中，武當龍形劍一百零八式，在於是矣。」

那亞兒讀到這裡，不禁狂喜，忙奔出廳外細看那幅百壽圖，數一下果然是一百零八字，每字一筆書成，和劍譜裡的劍訣吻合。他再拿劍譜的末頁一看，寫着「武當山張三峰祖師五傳弟子純眞記譜」的一行小字，知道是武當劍派的眞傳，這一宵他簡直喜的無法入寐。

從此那亞兒每天依照劍譜練習，一有空兒，便在書間裡望着那幅百壽圖，暗把每個壽字的運筆熟記下來，有時還把指頭照字裡的書法寫着，等到練劍時依樣演出。過了半年，他已把龍形劍一百零八式練得純熟了，初時他使用那一口古劍，覺得劍鍔太小，後來看到劍譜裡有說：「佩劍製作，握手之處爲劍把，長五寸，前有鍔，所以護腕，劍身爲劍把之五倍，平衡點在鍔前二寸四分，擊力在鋒內五寸，捲力在鋒內一尺。」那亞兒立刻悟出道理來，因爲擊力在劍的前端五寸，如果和敵人貼上，雙劍交剪，那麼，捲力不過在一尺以內，所以劍鍔便不必太大，能够阻着敵人的削落便够了。

瞬巳三年期屆，那亞兒巳把龍形劍法運用自如，變化神速，他想起了阿蘭泰拆散他和瑪泰妮的好事，立心到東卡倫走一趟。那時阿蘭在京裡當了高官，府裡添了不少武士，都是從京裡挑選到來的好手。那亞兒到了東卡倫，阿蘭泰的公子沒有念到往日交情，命武士出來把他撵走。那亞兒心想報仇的日子到了，便對出來的幾個武士道：「那亞兒今天定要見到阿蘭公子，約他派高手出來和我比劍。」那些武士喝道：「我們奉了少主人之命，不許你這厮進門，還不快滾！」

那亞兒颼的拉出古劍來，迎風一幌，道：「識相的讓開一路！」一個騰縱，向府門便衝，那幾個武士一起散開，拔劍攔阻去路。那亞兒劍光如練，盤旋飛舞，但見一團光影過處，那些武士的劍巳紛紛脫手飛開，虎口震的劇痛。那亞兒巳闖進府裡，高踞大堂喝叫：「阿蘭小子！快給你爺爬出來！」

阿蘭泰的兩個兒子在後堂躲起，一面傳令府裡的武士領班，率領十名劍技高手，出去把那亞兒拏下來。這個領班是那亞兒離開之後，阿蘭泰在京裡聘來的，原是八皇子胤禩跟前的一級武士，名叫穆哈佗，出身滿洲族，練的是長白派功夫。當下奉了阿蘭公子之命，和十名武士出到大堂，只見一個黑漢子高坐堂上，破口大罵。穆哈佗未見過那亞兒，只聽說他是從小在府裡習技的，不禁怒道：「惡奴！你斗胆闖進府裡來挑戰，還不滾下來受縛！」那亞兒瞟他一眼，心想這個定是府裡的武士領班，非給他一點厲害不可。立刻一躍下堂，冷笑道：「你就是這裡的武士領班？看我三劍要你倒下來。」穆哈佗的劍法，在廉親王胤禩府裡，和金夢彪等劍手齊名的，也算得是各王府劍客中的高手。這時見那亞兒出到天階，他便綽劍挺指，來一勢「金鷄獨立」的身形，喝道：「惡奴休得多言，看你爺的劍！」說了身形疾縱，一劍剁出，施的是「彗星過位」的變招，流星般點到那亞兒的身前。怎知那亞兒馬不站開，身不作勢，等到來劍扎到，才見劍光亮出，就在空間打一盤旋。穆哈佗驟覺手肘一震，劍鋒四面受了包圍，連忙抽劍退步，後足一低，再發一劍，「平沙落雁」，橫截那亞兒的下門，預料那亞兒定會兩足縱起，提劍下撩，那時變過一招「珠簾高捲」，橫撤而上，料他再擋不來。

這一瞬間，那亞兒並未縱起，劍鋒下指，出式如「魁星動筆」，輕輕繞動，快得無法看出。穆哈佗聽到嚓嚓幾聲，他的劍似陷進亂絲當中，沒法再進。說時遲，那亞兒喝聲「滾！」一股捲力從劍尖透出，穆哈佗給勁力震攝，直貫全身，馬步再沒法站得牢，一連向後顛開，倒身階上。

兩旁武士巳看的目定口呆，穆哈佗翻身站起，長劍揮起，喝叫：「抓他下來！」十名劍手挺劍一齊衝上，把那亞兒圍在核心。穆哈佗再度仗劍猛撲，他以爲人多勢衆，那亞兒縱有更好的本領，也不

能躲開十柄劍的夾攻。那亞兒呵呵大笑，劍光起處，如蠶絲初吐，又若流螢繞空，忽聽一陣金石交迸聲响，各武士的劍先後飛高。那亞兒的劍像鋸齒般在穆哈佗頭上一掃，穆哈佗覺得冷風拂面，腦旁痛得要命，立即滾身縱走，一看那十個武士，都捧着手肘奔開。那亞兒已仗劍站在階前，喝道：「誰個敢再來！」

穆哈佗帶着各武士退到後堂，阿蘭公子一看他沒了紅纓帽子，腦後辮髮已給割去，連鬍鬚也剃光了，左耳剁落，血涔涔下，不覺驚至失魂。府裡西賓禀道：「公子爺，這番老大人又不在，我看夫人是那亞兒的姻親，還是請夫人出去，看那亞兒要求什麼，暫時把這厮打發去吧。」

阿蘭泰的夫人出到外堂，那亞兒果然不敢造次，他知道阿蘭夫人和他父親是表姊弟之親。當下禀道：「姪兒這次回來，要見瑪泰妮小姐一面。」阿蘭夫人心裡暗想：「瓜爾佳甥女如今在京裡，聽說已許字了皇太孫，橫竪這厮如此無禮，何不打發他到京畿，一面送信老爺把他收拾。」想了便陪笑道：「表姪兒，你不要錯怪了嬸娘，當日是老爺性子古怪，不許你和瑪泰妮親近，我何嘗不勸過他呢。後來瑪泰妮的媽把小姐接回京去了，個妮子臨行還啼啼哭哭，說要等姪兒見一面呢。」夫人一番話果然把那亞兒哄着了，忙躬身問道：「表嬸娘，你能把瑪泰妮在京裡的住處告訴給姪兒嗎？」夫人道：「怎麼不可以，她家就住在石獅子胡同，門前寫着將軍第的，就是瓜爾佳的府上了，姪兒還是晉京去吧。」

那亞兒乖乖地離開了東卡倫，入關赴京去了。在路上他還是土頭土腦地，幸而是滿洲人，沒人敢把他欺負。這天他過了承德（熱河），向着灤平進發，路上一隊車騎，轔轔而來，前行二十騎盔甲武

士，手裡紅纓金槍向天高舉，領隊的持着黃龍小旗，一路喝道前來。那亞兒在阿蘭泰府裡日久，看到儀仗如此威風，知道來的是個王公貴族，比阿蘭泰地位還要高的。他勒馬閃過一旁，細看一眼：騎士之後，又行進一隊「戈什克」，後面一輛八頭駿馬牽引的華麗車子，左右簇湧着無數乘馬的侍衛，飛奔馳過，轉眼間便沒在塵頭裡去了。（註：戈什克是滿洲名詞，即護衛軍。）

紅日西沉，那亞兒策馬趕到驛站，一看剛才那隊車騎也停在驛前，門外守衛森嚴。他下馬到過幾間客寓，都給那貴族的隨員佔了，只得揀了一家打伙店，租了個火炕的睡鋪。正在餵過馬匹，店小二走進來道：「老爺，真對不起，這火炕原是四個鋪位的，剛才那班官人們只要了三個去，可是如今說別處沒地方，連老爺定了的一個鋪位也要用了，小的沒辦法，還是求老爺將就一點，到別處找個地方宿一宵吧。」那亞兒是性如火烈的人，聽了怒道：「那有此理！這睡鋪是我先租下來的，老爺不管他是官人不官人，就算皇帝老頭兒到來，也得講理，我偏不肯讓，看他們怎的。」小二在旁勸他不得，便走了出去。那亞兒還是罵着，片刻間進來幾個人，都是王府護衛軍裝束，走到炕旁，抓着那亞兒的行囊馬鞍，一起向屋外丟去。

那亞兒火性陡起，撲上前抓着兩個人的衣領，向門外摔去。那兩個護衛軍給他摔得直滾到院外，爬不起來，餘下來的見他來勢這樣兇，都拔出佩刀，口裡喝着：「反了反了！」一齊剁過來。那亞兒一脚飛起，踢去一人的刀，另一個刀還未下，那亞兒斜裡一閃，抓着他的手腕一甩，刀脫了手，跟着輕輕一送，這人也滾到院外去了。

一忽兒這四個護衛軍都爬起來，一溜烟的跑了。打伙店的掌櫃面青唇白地走進來，對那亞兒道：

「客官闖下大禍來了，適才打走的都是納蘭貝勒爺的護衛軍，這番連累了小店，求老爺快些離開這裡吧！」那亞兒背上行囊，大步出到店前，已見外面包圍了十多個武士。這些人和剛才進來的護衛軍不同，穿的是一式直襟外褂，鵝黃濶腰帶，粉底靴，襟頭繡了一頭飛虎。那亞兒打着滿洲語道：「你們要怎的？莫不是恃勢欺人，雖知你爺不是好惹的。」那些武士道：「你打傷了丞相府的護衛軍，還敢口出大言，我們要把你這厮拿到貝勒爺面前去發落。」那亞兒瞅了他們一眼，道：「你爺不曉得誰是你們的貝勒主子，要是勝得過我手裡的寶劍時，我便跟你們前去好了。」

那些武士大家望了一眼，便有一個躍出來道：「你這厮活的不耐煩，上來吃我一劍。」劍子出鞘，等那亞兒上前交手。那亞兒一看他們依着武林規矩，一個對一個，知道是有修養的武士。當下颼的拔出劍來，那些武士驟覺寒光耀目，劍鋒映着夕陽，燦燦生光，曉到是一口寶劍。那時出來的武士已拉開劍式，讓那亞兒進招。那亞兒心想：「這一班料是王府裡出名的劍手，我且顯些本領，讓他們知道厲害。」上前一步發劍，沉腕進招，劍鋒劃成一個壽字，飛蛇一般疾向那武士面前繞去。這個出來交手的人，是納蘭相府裡的一級侍衛，一看那亞兒的出手古怪非常，看不出是那一派的劍法，忙的把劍撤出，攔門護胸，橫劍一掠，連守帶攻。怎知劍才貼上，立刻給彈開來，知道對方外勁功夫超脫，隨即斜跨一步，卸馬沉腰，翻手一記「圮橋進履」，雙手執劍，向前撇去。這一劍攻取下盤，一晃便到。那亞兒覺得武士的劍颼的剜出劍風來，知道來勢甚疾。只見他輕舒猿臂，沉劍一點，劍端如蜜蜂採花，盤旋幾下，閃動比武士的來劍更捷。那武士的劍給剪着了，貼着那亞兒的劍嚓嚓的走動，要是他把劍撤回，敵人的劍便削過來了，只有施出內勁來，急擋幾招，手腕已是吃不消，內勁一鬆，

那亞兒已把他的劍挑到圈外去了。

這時武士叢中又躍出一人，瞬已擋在那亞兒身前，一劍接上。那亞兒一看這人，年紀未過三十，白淨面皮，方面大口，一聲「我來也！」劍光捲落，這出式是「南山落帽」。那亞兒一看來人出手輕盈，劍風拂面，當下一矮身子，平劍貼上，雙劍一觸分開，覺得勁力比先前的人沉實。那亞兒心想要速戰速決，擋了兩招，把身形縱起，劍鋒吐射，繞空盤着幾個圈子，那武士的劍已被困在圈子當中，一霎間難以收回。那亞兒把圈子一收，武士的劍就如火箭一般衝到上空去了，慌忙跳出圈外。那亞兒不想傷他，喝了一聲：「誰個接上來？」

忽聽一陣喝道聲起，十幾名護衛軍開路，擁着一個少年將軍走來。那將軍帽上拖了花翎，穿了黃緞馬褂，文釆俊秀，年紀不過廿五六。剛才的武士見了，都一齊後退，兩旁站班。那亞兒心想這人怕就是什麼貝勒爺了。那少年將軍打量了他一眼，便隨步上前，向那亞兒一揖道：「壯士，適才下人們多有冒犯，請祈勿怪，小弟就在驛館歇息，壯士如若不棄，請到那邊一談。」說了又是一揖。那亞兒覺得那少年將軍舉止瀟洒，談吐之間，溫文誠懇，不禁把劍回鞘，還禮道：「在下還沒拜識荊顏，未知仁兄貴處氏族，怎樣相稱？」少年將軍微笑答道：「小弟就是納蘭容若，這番奉了皇命到熱河，回程遇到壯士，眞是幸會。」

那亞兒一想：「原來這貴官就是納蘭容若，他父親是本朝一品高官，他是個文武雙全的風流公子，所有滿洲人，那個不向他傾倒，我這番何不藉此親近，好探察瑪泰妮的消息。」那亞兒是滿洲貴族，他平日第一個佩服的就是納蘭容若，只恨無緣相見。可是心裡又想：「不好！我這番在阿蘭泰府

裡闖了禍，如果隨他到了北京，終會察出我就是阿蘭府裡的武士那亞兒，那時豈不糟了！」眼珠一溜，立刻有了主意。

他一個箭步上前，跪在納蘭容若面前道：「小的成也先，不知貝勒爺駕到，多有冒犯，望祈恕罪！」納蘭容若一聽這壯士叫成也先，暗裡稱奇，因他本名叫納蘭性德，自號成容若，如今這黑小子也姓成，這樣看來，滿洲人之中，自然有姓成的了。於是柔聲道：「成壯士請起，本爵剛才看到壯士練得一手失傳的武當龍形劍，無怪我的手下不是你的對手的；俗語說：『不打不相識，』我們既是同一族人，請壯士不要見外，就隨本爵回驛館一談，俾開茅塞。」

一羣護衛軍武士擁着二人回到驛館，納蘭貝勒設酒相待，問明那亞兒的鄉貫。那亞兒原是胸有成竹，他記起一位遠房表兄，家住寧古塔，名字就叫成伯里。當下編了一番回話，又說自己一手劍法是祖上畫卷裡傳下來的。納蘭貝勒歎道：「我們滿洲人，像閣下那樣懷有絕頂劍法的，實在不多，可惜朝廷沒有知道你們成家有此劍法，使你們上代有進身的機會，如今閣下無意中遇到本爵，回去定給你奏稟朝廷，給你一官半職。」那亞兒忙跪下來道：「小的早已仰慕貝勒爺的英名，只恨無緣拜謁，今後但望能追隨貝勒爺效力，若要保舉到朝裡供職，我成也先向就不圖功名富貴，誓難從命。」

納蘭貝勒見他這樣志氣，更是賞識，即日委他一個五品侍從，隨同晉京。那亞兒幸而瞞過了自己的來歷，但他對納蘭容若，還時刻存着驚疑的戒心。因他這番進京，原是要訪瓜爾佳小姐的下落，恐到時身份給人看出，那時便會露出了破綻。

誰想納蘭容若是個性情豁達的人，沒有半點兒貴族公子的架子，對待下人也是和顏悅色，所以得

人愛戴。他對那亞兒表面上是主僕之分，一有空閒，便談到武技上頭，那亞兒應答如流，更使他樂得親近，有時召他到車上來，一同坐着。那亞兒漸覺得這位新主人，和阿蘭泰簡直是天淵之別，而且看到他才華卓絕，武術知識，都比自己强，不禁暗地折服。不久已到了京畿，那亞兒隨各武士住在納蘭府裡，這府第是皇城內首屈一指的，納蘭容若住的是一所大花園，那亞兒日夕隨侍，府裡的人都喊他作「也先」，因納蘭貝勒又號作成容若，不敢以主人的姓氏來相稱。過了些時，那亞兒對京城街道，已經走熟一些，想起了瓜爾佳瑪泰妮，便要找個時機前往探訪。

這時候，康熙皇帝對納蘭容若十分寵信，天天召見，要他陪着賦詩塡詞，有時恭錄上諭，沒有他在身旁便覺不歡，有時留在宮中三五天，沒有回到府去。那亞兒有空，便和府裡的人打上交道，時常談到京裡王公貝勒的事情，暗中打探瓜爾佳氏的消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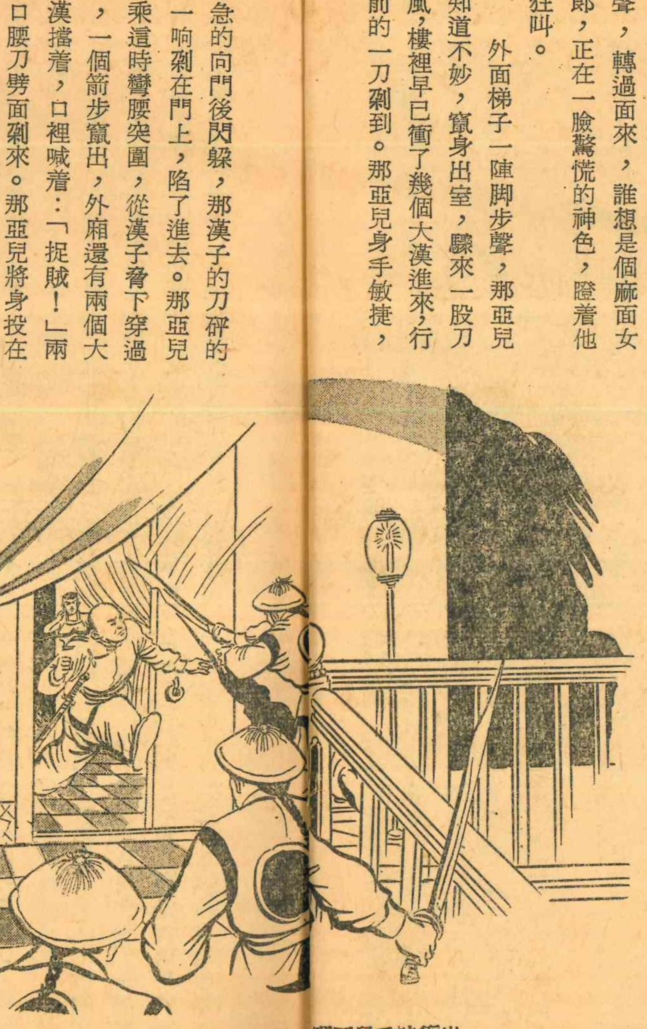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那亞兒見到納蘭容若的乳媼商媽，這個乳娘年近花甲，府裡的人都叫她作姥姥，很受到上下人等的尊敬。那亞兒知道商媽熟悉各王府的情形，便向她探詢瓜爾佳氏的近況。商媽道：「也先，你說的是阿蘭泰的外甥女嗎？這位小姐生得花容月貌，早就給王府小貝勒們看中了，也是個妮子的福氣，聽說有許多王孫公子向她求過婚，也沒答應，後來是廉親王作主，請了她的媽到府裡來，替皇太孫作伐，若在別人，想就一口答應了，那皇太孫就是大太子的兒子弘晳呢，將來有朝會登上大寶，那時瓜爾佳小姐也是個東宮皇后了。」商媽一連串說了大半天，那亞兒却急着問道：「姥姥，究竟瑪泰妮的媽有答應婚事嗎？你還沒說到呢。」那商媽道：「哥兒怎麼這樣心急，想是認得瓜爾佳小姐，如果你是看在心裡，那麼勸你息了這心眼兒罷。她的媽當時雖沒一口答允，可是經不起八皇子幾句話，

還做皇太孫的大媒，這樣瓜爾佳夫人便無法推宕了，聽說明年春間便要行大禮呢。」

那亞兒耳裡轟的一聲，商媽底下說的什麼，他已聽不見了。這天晚上，他換過了一身便服，偷偷出了府門，便向石獅子胡同走去。瓜爾佳的府第，他早就從阿蘭泰夫人口裡探得，去到時看見的是一間巨廈，兩旁都有青雲巷隔開。那亞兒繞到府後，這處有一片曠地，圍牆內一角紅樓，簾幕垂下，像是個閨閫。他飛身竄上牆頭，向窗裡望去，樓裡現出一個身材苗條的人影，很像瑪泰妮。

他一時熱血沸騰，向着樓欄縱去，繞過外廊，露台窗子還是虛掩，他大着胆子推開便進。樓裡燈光融和，一室溫暖，掀開繡幃，却靜悄悄的看不到一個人。微聞內室有點悉索之聲，心想：「難道瑪泰妮就在室裡，她見我突然到來，未知是怒是喜。」脚下慢慢向室門走去。果然美人出現，瑪泰妮散開秀髮，背面站着；上身只穿着粉紅色的訶子，腰下長裙未卸。那亞兒喜極忘形，撲身上前，攬着瑪泰妮說道：「瓜爾佳小姐，一別三年，我想得你好……」那個「苦」字還沒脫口，少女突然驚叫一聲，轉過面來，誰想是個痳面女郎，正在一臉驚慌的神色，瞪着他狂叫。

外面梯子一陣脚步聲，那亞兒知道不妙，竄身出室，驟來一股刀風，樓裡早已衝了幾個大漢進來，行前的一刀剁到。那亞兒身手敏捷，急的向門後閃躲，那漢子的刀砟的一响剁在門上，陷了進去。那亞兒乘這時彎腰突圍，從漢子脅下穿過，一個箭步竄出，外廂還有兩個大漢擋着，口裡喊着：「捉賊！」兩口腰刀劈面剁來。那亞兒將身投在地上一滾，翻到牆邊，順手抓起一張楠木小几，迎着漢子擲出，兩柄刀一齊斫落，小几淅瀝的散開，兩個漢子手裡一窒，那亞兒已如飛鳥投林，穿窗越出，耳畔還聽到樓裡一片喧聲，像有許多人湧進，忙的躍過牆頭，拔足飛奔，回到納蘭相府。



武士的刀剁在門上，那亞兒乘時衝出。

還幸相府裡的人，沒知道他出外幹過什麼。經過這一趟遇險，那亞兒明白這是阿蘭泰夫人佈下來的陷阱，石獅子胡同的府第定非瓜爾佳的屋子，阿蘭泰知道自己遲早會到那裡去，所以伏下武士來想把自己拏起，幸而知機得快，沒有落進他們的陷阱；那亞兒想到這裡，更恨阿蘭泰一家手段毒辣，要找個機會報却此仇。

轉眼又是上元佳節，北京城內，家家戶戶，張燈結綵，共慶元夜。納蘭府裡，是城中王公府第首屈一指的豪門，府門外更佈置得火樹銀花，種種燈色，爭奇鬥麗。納蘭容若的花園裡，點綴得清雅絕俗，和府前的又是不同，白玉池中，噴出水花，映着燈色，時刻變幻；池中游弋着好些水禽，都是燈

色紫作的。

這天近暮，府裡燈光如同白晝。嘉賓流水般到來，都是京城貴族；一些王公大臣，由納蘭丞相陪着在外堂吃酒；其餘宦家女眷，貴嬪淑媛，却是納蘭公子欵待，到園裡賞燈。一時衣香鬢影，裙屐翩躚，好些千金小姐，結伴在池邊玩着。那亞兒和幾個親隨，要跟在納蘭公子身前，聽候呼喚。園裡管絃急奏，樂聲隨風送出，那時柳林之下，忽然從外射進一股強烈的燈光，女賓們投目注視，只見林裡出現八個天姬一般的美女，舞着各種姿態，裙帶飄飄，曼聲歌唱，直如凌波仙子，妙舞輕歌。這時一衆女賓，都嘆納蘭公子心思巧妙，令她們得極耳目之娛。

那亞兒觸景傷情，心念瑪泰妮，那有心去欣賞。忽見九曲橋邊，一個艷絕塵寰的少女，後隨兩個小丫鬟，正在凌波微步，娉婷地走下橋來。那亞兒一眼望去，立刻如同觸電一般，全身戰慄，靈魂兒又像飛到九霄，原來這個正是瑪泰妮小姐。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今宵一旦竟相逢，那亞兒這一剎那的心事，就非筆墨可以形容。轉眼間瑪泰妮已混在女賓叢中，那亞兒想追上前去一看，但念自己是府裡的下人，怎可以走進宦家小姐的隊兒裡去，如果給納蘭公子知道，怕會把自己的秘密看出，那時反爲不美。

這時園門外，傳報廉親王和皇太孫駕到，納蘭容若急步出迎，女賓們一時肅靜下來，兩旁躬身站立。便見兩個提宮燈的內監引道，後面一個年約三十的王爺，面容清秀，他就是八皇子廉親王胤禩；後隨一個少年，穿了錦袍玉帶，面如傅粉，舉止雍容，想必是皇太孫弘晳。原來弘晳是大阿哥允礽的嫡子，受封多羅郡王。胤禩是康熙的第八兒子，封廉親王，二人名份上是叔姪，年歲却只差十年，那

時允礽尙未被廢，弘晳的地位就是皇太孫了。

納蘭容若招呼兩位王爺坐下獻茶，只見多羅郡王弘晳把眼向園裡四處瞧着，跟着在親隨耳邊說了幾句話，那親隨便走出園外。半晌，忽見商媽帶着一個貴女進來，向廉親王面前盈盈下拜。那亞兒侍立階下，看的清楚，進來的是瑪泰妮，只見她面上沒半點歡容，粉臉低垂，神色憂鬱。納蘭容若欵她坐在弘晳下首，還是默默不言，弘晳問一句，她就答一句，一雙眼兒連瞧也不瞧向弘晳那邊。

那亞兒看在眼裡，心頭又是小鹿般亂撞，看到商媽還在階前等候，計上心頭。他走到商媽身旁悄悄的道：「姥姥，小的有點事兒想求姥姥相助，未知可能替小的守秘密？」商媽看見是他，微微噫出一聲，道：「小也先，老身猜中幾分了，前些時你提過的人兒，就在眼前呢，未知要老身替你幹的什麼？」那亞兒附耳道：「姥姥，實對你說，小的和瓜爾佳小姐是姻親關係，從小玩在一起，不過分別多年，這下裡又不能和她見面。姥姥一會隨她下來，小的就站在那邊樹下，姥姥只要問她認不認得這個人，如果她有什麼說話，千萬求姥姥記着，回來告訴小的，那麼我就永遠記着姥姥的好處，但切不要告訴別人。」商媽微微點頭，瞟了他一眼道：「你這小鬼忒是精靈，我看瓜爾佳小姐如果記着你，定然有話對你說的。」

那時園裡已擺開酒席，瑪泰妮小姐告辭，商媽攙扶着她走出，依着那亞兒的吩咐，在小姐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。瑪泰妮果然抬頭一望，妙目觸到站在樹下的那亞兒，當堂面色通紅，商媽扶着她，覺得她的身軀微微打戰。便道：「小姐如果認得他，可有話兒吩咐？」瑪泰妮斜眼一望，左右沒人，輕

輕問道：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商媽應道：「他就是我家小貝勒跟前的侍衛成也仙，聽說武功本領很是來得。」小姐隨手把繡帕放在商媽手裡，低頭道：「姥姥叫他後天午刻到白雲菴去罷，我有點不舒服，不入席了，煩姥姥通知下人們備車罷。」

夜闌客散，商媽把瑪泰妮留下的手帕交給那亞兒，還着他記着後天到白雲菴去。那亞兒聽了，喜的心花怒放，沒法形容，這一宵他簡直不能入寐，想到瑪泰妮對自己還未忘情，否則她決不會約期相見。腦子裡現出剛才和她四目交投的一瞥，自己在神魂飄飄的當兒，也見到她驚喜的神色，那麼，她一定也在惦念着自己了，因此才會見面時乍驚乍喜。想到這裡，又覺得要等到後天才能晤見心上人，這兩天的時光眞是太難過了，恨不得一睡就到後天才醒來。

他的臥室是一間小樓，園裡是納蘭公子遊憩之所，幾個親隨侍衛也在園裡分班守衛。那亞兒輾轉不能入夢，譙樓打了四鼓，外面突然吹過一陣風，跟着窗外人影一幌，便不見了。他以爲有刺客進園來對納蘭公子不利，一骨碌起床，披回外衣，抓着床頭的一口武當古劍。閣後還有一列水窗，他一縱到了廊廡瓦上，伏着向前廂一望，一條黑影，倒掛屋簷上，向一列廂房窺望，半晌又復翻身起來，探身到別個廂房望去。那亞兒細察這個夜行人是個道士，背着一口劍子，輕功提縱十分靈活，看樣子他似在找尋什麼似的。

轉眼間那夜行人已向自己臥室窺探，跟着使出一勢燕子穿簾，縱入室裡。那亞兒吃了一驚，幸而自己已經走出，即時繞到前廂，置足滴水簷沿，從窗外窺進。剛才的道士正提劍在手，把帳子挑開，一看榻上沒人，面上露出驚奇之色。他知道這道士就要竄出，立刻閃過一旁，提劍作勢。果然人影衝

出，那亞兒突來一記「卞莊刺虎」，向前扎去。只聽裂帛一聲，那人的一幅道袍已給戳落，那亞兒的劍也當堂給撩開。原來這夜行人是個武當高手，剛才那亞兒在窗外提劍作勢，那時正是殘月西沉，窗口朝西，他的劍鋒映着月影，射出一絲光影投進室裡，恰似反光鏡一般。那刺客正要竄走，瞥見光影投進，知道外面有人伏着，當下抓起衣脚，乘縱身的當兒，向前一捲，那亞兒的劍剟到了，衣袂立刻割裂，但已避過一着，道士已穿身出到簷頭站着。

那亞兒見一劍剟不中，再度衝前發劍，那知道士一個轉身縱走，直向園裡奔逃。那亞兒見刺客反奔到園裡，那裡肯捨，雙足一點，風一般趕上。道士輕功迅捷，幾起幾落，已竄進柳林去了。這花園地方遼濶，林木蔭密，柳林裡光影迷濛，離開樓台已遠。道士奔進柳林，停步下來，見那亞兒走近，即時橫劍身前，陰惻惻地笑道：「那亞兒，你已經中了道爺的計，休想走出這處柳林，如果要道爺饒你，快把龍形劍譜和這口古劍交回來！」那亞兒這時才知道士特地誘他到柳林來，逼他把劍譜交出。不禁怒道：「我和你這妖道素不相識，那個取去你的劍譜，休要認錯了人。」道士提劍一指，答道：「我並沒認錯人，你已盜了武當本門的劍譜，你手裡的古劍，就是本門傳下來的鎭山之寶，無論你怎樣得來，今天非交回不可。」那亞兒愈加動氣，叱道：「好個無賴的狗子，誰個盜取你們的東西，活是不知羞恥，你再不給我滾，勿說我手下無情。」

那道士見他說話强硬，即時面色一沉，說道：「不中抬擧的東西，看道爺的劍。」活的一劍撤出，「迎風掃塵」，一瞬便到。那亞兒後足一低，「橫架金樑」，迎頭擋去，道士的劍剛才觸上，立刻變招，劍鋒一圈，向他面門點到。那亞兒見道士劍才貼上便迅速抽開，料是怕自己手裡的劍鋒利，不敢

硬碰，連忙運出腕力，一記「夏夜囊螢」，迎着來劍力戳一下。道士翻手沉劍，貼着一帶，回鋒削來。那亞兒適才的一劍，力度逾常，若在別人，定給他震得虎口生痲，如今見道士劍法流利，隨着他的去勢，借力還招，知道是個劍法大行家，不敢怠慢。等到道士的劍削到中途，便閃電翻身剪去，嚓的刮出尖銳的金屬磨擦聲响。老道已抽劍後縱，狠狠的道：「那亞兒，你眞的不肯把劍譜交回？須知這兩樣東西，我們武當弟子，遲早要向你取回來，就算今天取不到，將來還有許多同門會找你算帳的。」那亞兒「呸」的噴了他一下，道：「你勝得我手中寶劍時，便交回給你，否則你簡直是夢想。」嚓的一劍剌出，這番道士劍勢一變，脚踏玄門，身依方位，連綿接續把武當玄門劍施出，勢如驟雨，劍風帶勁，吹的柳枝搖曳不定。那亞兒雖然把龍形劍練成，可是一來是按譜學習，二來他的內勁功夫還沒有根



那人飛身到來，
一劍把二人分開。

底，如今老道施展的玄門劍法，全是運內勁發劍，接上十幾合，那亞兒已感到道士的劍快切如風，沒讓他有絲毫空隙進招，只得把龍形劍的劍式展開，封着全身，那道士全神貫注，一面發劍不停，一面暗窺那亞兒的出手。

那亞兒立刻醒覺，道士正在逼他把龍形劍法施出，又見道士着着急攻，不免手忙脚亂。正在着急，突然白光從柳林捲出，人隨劍到，嚓的一响把二人的劍給左右震開。那道士隨勢躍開，一看劍鋒已給剌斷。那亞兒定神一望，才知來的是納蘭容若，手裡一柄晶瑩發亮的寶劍，正望着那道士叱道：「黑風眞人，你敢闖進府裡來撒野！本爵主若非看在紫陽眞人面上，今晚定把你拏下來，交給刑部治你一個進府行刺的罪名，還不給我滾走！」那亞兒這才曉得，道士叫作黑風眞人，又見納蘭容若神色鎮定，正想開言。納蘭容若道：「適才的事我全知道了，讓他走罷。」

黑風眞人連斷劍也抛在地上，盯了那亞兒一眼，便頭也不回，兩袖一張，竄出高牆，瞬已不見。納蘭容若像有點生氣的道：「這厮好生無禮，本爵饒了他，還是這樣倔强，我們回屋裡去罷。」

那亞兒以爲納蘭公子定然責他一番，心裡忐忑不安。納蘭容若着他隨同入室，那亞兒慌忙跪下。納蘭容若命他起來，道：「那亞兒，你不要驚惶，……」那亞兒聽到公子喊他的名字，驚的又復跪下道：「奴才罪該萬死。」納蘭容若道：「我不會責你，起來有話對你說！那亞兒，自前次你到石獅子

胡同遇事回來，我便知道你的來歷了。那晚阿蘭泰打算把你擒起，幸而你知機逃出，後來他把你的名字交給刑部緝拿，還把你的容貌來歷說出，我才知道是你幹的。如今阿蘭泰還沒曉到你在這裡，就算知道也不敢向我討人，不過你今後行動，就得小心一點，不要到外間闖事了。」那亞兒聽了納蘭容若一番話，一時感激流淚，稟道：「奴才蒙貝勒爺饒恕瞞騙之罪，感恩不朽，今夜又救了奴才一命，雖粉身碎骨，未能圖報，只不知剛才的黑風道士是什麼人，他為什麼要向奴才討回劍譜。」

納蘭容若柔聲說道：「你來到關內的日子還淺，自然不曉得武林裡許多的事，前些時你對本爵說在家裡發現了武當古劍和龍形劍譜，雖然你說是姓成的，但本爵已料到你的先代定是個入關功臣，如今料的沒差了。你家的百壽圖是武當山的東西，不知怎樣落在大內珍藏庫裡。我想會是李闖部下刧奪得來，後來闖賊給本朝消滅，便入到宮中，順治先朝賞賜功臣，才到你祖父的手上。不過這百年來，武當弟子會四出找尋，要得回這失傳的龍形劍法，他們又那裡想到百壽圖落在關外去呢。今夜來的道人，就是武當五老當中的黑風眞人，他是五老中最年輕的一個。他的師父是當今武林宗師紫陽道長，也是武當這一代的掌門人，紫陽底下四個弟子，就是黃葉眞人、紅霞眞人、白石眞人、和今夜來的黑風眞人了。他知道本爵曾奉皇上之命，到過武當封贈紫陽道長，所以不敢造次，雖然他們不會就此息了心，但你住在本府裡，他們也沒奈你何，你還是不要出外去罷。」納蘭容若把道士來歷說出，那亞兒才明白黑風眞人是特意到來找他的，當下連聲應諾，又對納蘭容若叩謝，才回到自己室裡寢息。

過兩天，納蘭容若奉了康熙諭旨入宮，那亞兒正中心懷，因為今天就是瑪泰妮小姐約他見面的日子，巴不得有時機脫身。他一早換過便服，戴上小帽，便向白雲菴走去。那時剛是午前，好些上廟的

人都逐漸散去了。那亞兒走進菴裡打了一轉，殿上只有三兩個婦人在處求卜，他想：「瓜爾佳小姐到來，菴前定有肩輿車馬停着，說不定還有侍婢隨從，看來她是未曾到了。」於是步出菴門，照壁前大榕樹下，擺了一些小吃，放着椅子供客人憩息。那亞兒掏出兩枚大錢，要了一碗酒釀圓子坐下等候。

足有一個時辰，日已過午，還沒看到瑪泰妮的影子，就連車馬肩輿，也未有過一輛在菴前停下，他焦急得什麼似的，圓子已吃了三碗，那販子在處抹拭几子，要收檔了。他只得站起來，再踱進菴裡打一個轉，這時殿上靜悄悄的，尼姑都進內去了，不禁惆悵萬分，信步出門。這時耳畔有人叫一聲：「那相公！」一看是個艷婢站在面前，見那亞兒盯着她，便低聲道：「瑪泰妮小姐等着你，怕這裡人多，相公請隨我來！」那亞兒心裡當堂一樂，認得小婢就是前晚跟隨瑪泰妮的，便跟她轉身向東門走去。

小婢穿過燈市口，轉入甘雨胡同，停在一所巨宅門前，向那亞兒招了手，巨宅的門打開，那亞兒壯着胆子跟進，經過兩重大廳，廂後樓梯響處，有人問道：「那相公來了嗎？」一聲未畢，瑪泰妮已走下來。四目交投，那亞兒喜的說不出話來，瑪泰妮開口道：「那公子，請到樓上來。」輕舒玉手，挽着那亞兒踏上梯間。那亞兒心頭跳動，久久才說道：「瓜爾佳小姐，在下以為是夢呢。」瑪泰妮嫣然笑道：「一別三年，我眞的會在夢裡見到你。」

說話間已到了樓頭，鋪陳華麗，華帳高懸，原來這裡是瑪泰妮的閨閣。那亞兒道：「我多時想望，今天總能會到小姐了。」瑪泰妮倒了一杯香茶，拿到櫻唇上嚐了嚐，才遞給那亞兒，同坐歡榻之上。問道：「你幾時來京的？為什麼不來找我？」那亞兒潸然欲涕，便把自己怎樣被禁在家裡三年，這番闖進阿蘭泰府裡，如何來到京中，又幾乎落了圈套，前後對瑪泰妮訴說一遍。瑪泰妮望着他，美

目含情，移身過來，撫着他的面頰道：「哥兒，我也一樣地想念你呢，只是沒法知道你的消息，還以爲你忘了舊情，內心的苦處，又有誰曉到呢？」說了低頭垂淚。那亞兒壯着胆子，把她擁在懷裡，瑪泰妮如乳燕投懷，粉靨含羞，仰頭送吻。那亞兒想不到瑪泰妮熱情如火，當下也放恣起來，兩人偎在一起，只聽到心頭上的跳動，簾櫳細語，一室如春。

男女之間，愛情的發生有時是很微妙的，從來就有不少痴男怨女，但也有許多巧合的姻緣，俗語所謂「一見鍾情」，西方也說「愛情在第一眼」；如今那亞兒和瑪泰妮就是這樣，他們在阿蘭泰府裡相遇，不期然地大家都愛上了對方。一別三年，音沉信杳，瑪泰妮給舅舅阿蘭泰送返京裡去，把她和那亞兒兩人隔開，在這些日子裡，瑪泰妮思念那亞兒，會有一個時期玉容憔悴，後來她的表兄納蘭容若知道了，時常接她到府裡遊玩，閒中說笑開解，又教她塡詞賦詩，才漸漸把她的愁懷抑下，納蘭公子也不敢問表妹戀上的是何等樣人。後來皇太孫弘晳，偶然一次在納蘭府



見到瓜爾佳，偵使他喜不自勝。

裡見到了她，驚是天人，便央求納蘭容若替他作伐，容若曉到表妹芳心別有所屬，借故推諉。弘晳朝夕縈思，誓言非瓜爾佳氏不娶。這事傳到八皇子的耳裡，他和皇太子允礽從來是一黨，爲着討好姪兒，便答應弘晳向瓜爾佳夫人求婚。原來瓜爾佳夫人和八皇子有點親戚關係，不好意思推却，卒在權勢相加之下允許了這頭親事。

瑪泰妮知道她的媽把她許了弘晳，自然心裡很不高興，可是多時沒有那亞兒的消息，不知道他是否一樣愛自己，同時給納蘭容若勸慰過她，說弘晳這人着實不錯，因此只有怨自己和那亞兒沒緣份，何況她三步不出閨門，縱有一片深情愛着那亞兒，又有什麼方法見到他。正在懷人空想，愁緒千端的當兒，那天突然在納蘭府裡和那亞兒復見，一時驚喜交集，令到她舉止幾乎失措。剛巧瓜爾佳夫人和一班命婦在西山八大處，捐建了一所尼菴，近日值開光的日子，夫人便到菴裡齋戒沐浴，要七天才能回家。瑪泰妮得到這個機會，家裡留下的只有一個乳娘和幾個小鬟，因此約了那亞兒到家裡相會。

且說二人在樓裡耳鬢厮磨，喁喁細語，瑪泰妮想了多年的情郎，一旦來到自己身邊，便盡情浸在陶醉的境界裡。她是滿洲族裡傾國傾城的尤物，風流旖媚之處，自然是勝人萬倍，那亞兒恨不得化身蝴蝶，長繞裙邊。經過了一刻的厮纏，那亞兒忽然憂愁地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是已許字了皇太孫嗎？」說

時含着了一股妒意。瑪泰妮撒嬌道：「哥兒，這是我娘的主意，須知我做不得主，如今我什麼都給你了，你還不曉到我一片眞心對你嗎？」那亞兒捧着她的芙蓉粉頰，吻了一下道：「我知道妹妹愛我，不過我怎能讓你投在別人的懷抱裡去呢。」瑪泰妮道：「哥兒不要心急，日子還多着，我們今後從長計議，總會想出一個好的法兒來。」那亞兒覺得瑪泰妮恩情如海，感極流下兩點熱淚。瑪泰妮安慰着他，又說這小樓後面，有一片曠地，約他有空便到來相會，如果樓裡亮出燈光，便從後門進來。

這一天，那亞兒一直躲在瑪泰妮室裡，到了第二朝早晨，才和瑪泰妮依依別過。瑪泰妮千萬叮囑他有空便來，又着小鬟引他從後門出去。那亞兒回到納蘭府裡，滿臉春風，神氣十足。這時納蘭容若留在宮裡，還沒回來，那亞兒更是無拘無束，到晚上又再私會瑪泰妮。自此有空便往，不久瓜爾佳夫人從西山回來，那時兩人已打得火一般熱，瑪泰妮又是個性愛風流的人，迷戀着那亞兒，如何能捨，她便作出了主意，夜裡虛掩着窗；教那亞兒竄上高牆，她在樓上接應，這樣又瞞着了瓜爾佳夫人，來往了幾個月。

那亞兒的行動漸漸給商嫣看出，一天晚上，那亞兒和瑪泰妮溫存了一番，愀然道：「妹妹，我們這樣終不是個結局，不若大家逃到關外去，我有這一手本領，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站得住，就算到長白山下稱雄，也勝過現時暗裡會面呢。」瑪泰妮道：「我們逃走，怕脫不出皇太孫的偵騎，這裡到熱河沿途都有八旗精兵駐守， 如何能够避過偵騎的追踪呢。」瑪泰妮雖然深愛那亞兒，但她留戀京畿繁華，不想到冰天雪地的關外地方過活。那亞兒又道：「如果弘晳定了日子迎娶，那時妹妹怎樣去對付呢？」瑪泰妮久久才道：「我沒有答應嫁他，如果事到危急，那時我便隨你逃出京畿。」那亞兒覺得

這樣也是臨時應付的辦法，便抱着她深深一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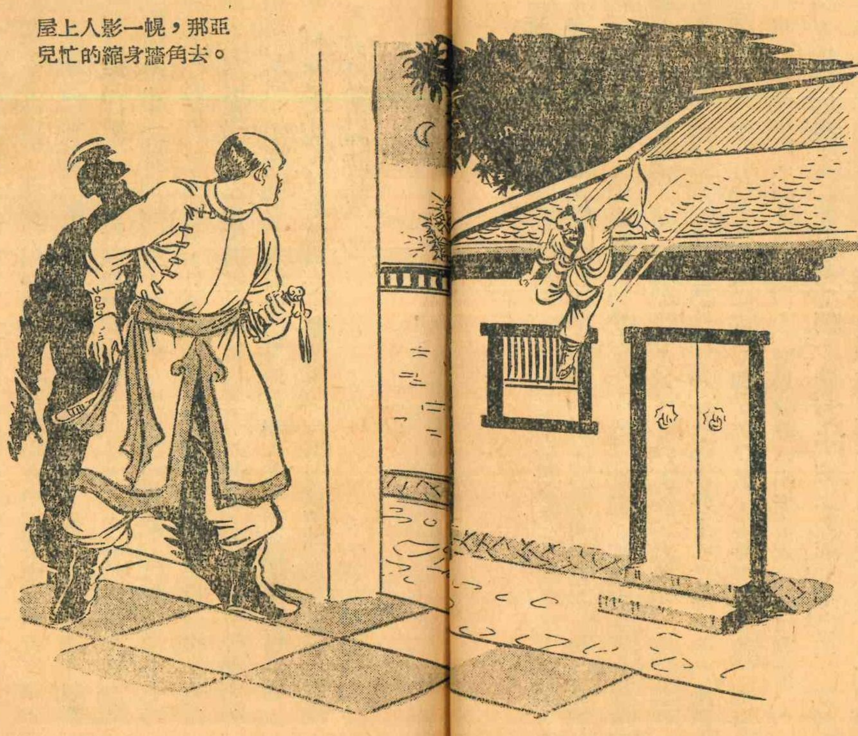
兩人纏綿一會，鷄聲已唱，瑪泰妮推醒那亞兒道：「今夜不知怎的，我心頭跳動得很，趁現在天還沒亮，哥兒早點回去罷。」那亞兒披衣起來，瑪泰妮替他佩上劍子，推窗送別。那亞兒一縱越過高牆，轉出胡同口，忽覺上空人影幌動，一股風落下來，眼前劍光亮處，一個黑影向他投出一劍，沉聲道：「那亞兒，今番你往那裡走！」那亞兒認得來的是黑風眞人，說一聲「不好！」忙的一勢「金蟬脫殼」，背着耳牆一滾，借勢一脚掃去；那人一聽脚風，知道這一脚力沉勢猛，卽時沉劍下撩，那亞兒已閃電般竄到街上去，寶劍出鞘，心裡稍定，回身撤出一記「鵬鳥撲翼」向老道剟去。口裡說：「妖道看劍！」黑風眞人不敢硬擋，斜發一劍，想貼着來劍帶開，雙劍剛才搭上，那亞兒已把外勁滲出，沉劍壓去，老道的劍一時撤不出，給那亞兒搭着一按，看看就要吃虧，這當兒又有一條黑影落下，劍到人到，一記「轅門射戟」，閃電般刺到，嚓的把雙劍分開。那亞兒脚下一縱退開，定睛一望，來的又是個道士，年紀比黑風大一些，剛才一劍解去黑風的險着，這時已提劍上來，望着那亞兒道：「你這偷劍賊，害得我們找了幾十年，今天教你知道你道爺的手段。」劍光一旋，一記「新月投影」，風一般的匝下。那亞兒覺得這老道出手有點像龍形劍的發招，卽時寶劍穿空，把劍訣展出，借勢還招，一連發了幾劍；這道士步法精奇，騰縱急擋，煞着那亞兒的來勢，口裡道：「你這厮盜了我們的劍譜，快些把兩樣東西交回來，還可饒你。」那亞兒已是怒氣上衝，再不回話，把龍形劍連綿接續，殺的道士氣喘汗流，靜夜晃晃劍光，在街頭奔投着。

那時天色微曙，那亞兒心裡着急，接上了二三十招，突然來了一陣馬蹄聲响，胡同前後出現了無

數錦衣武士，一齊喊出：「奉旨拏妖道！」一時把那亞兒和道士都圍起來。那亞兒把眼瞧出，這些不是納蘭府裡的武士，才一眨眼，黑風眞人和同來的道士衝到屋上逃走，武士弓箭搭上，向空射出。那亞兒正想跟着逃遁，前面武士喊道：「成也先，這不關你的事，快跟我們回去覆旨。」那亞兒有點驚奇，望着那些武士道：「各位同袍，你們是何處府衙來的？」武士又道：「成也先，你不看見旗號嗎？我們是神策營的禁衞軍，納蘭貝勒現在宮裡等着，請一同回去候旨，不必多言。」

那亞兒暗想：「原來他們是御前錦衣衞，這番定是納蘭容若差遣到來拏妖道的，既然公子在朝裡等着，我就隨同回去，想也不會吃虧。」於是拿劍回鞘，立刻上馬隨同前去，禁衞軍前後呼擁，一路向東安門行進。那亞兒隨着進入神策營，才踏進門，兩旁一聲呼喝，躍出無數刀斧手，一湧上前，把那亞兒按倒，一忽兒已上了枷鎖，好像是魚兒進網，鳥在樊籠，任你再有本事也沒法逃得出了。

原來這番捉拿那亞兒全是阿蘭泰從中擺計。自上次在石獅子胡同給那亞兒逃出，他已行文刑部緝拏，可是沒尋得下落，知他會化名匿在各王府


屋上人影一幌，那亞兒忙的縮身牆角去。

裡，藉此掩護。阿蘭泰跟朝裡王公大臣都有交情，不久便探得納蘭相府裡新來了一個武士成也先，暗中派家人窺伺，果然就是那亞兒。但碍於納蘭容若，不敢直接討人，只得暗地派人跟踪，漸漸偵知那亞兒每天夜出早歸，一查他的去處，就是瓜爾佳的府第，阿蘭泰更感到棘手，因爲如果在瓜爾佳府裡把他掩捕，事情張揚出去，皇太孫定然十分難過，便會遷怒到自己身上來，同時又念到府裡武士都不是那亞兒的敵手，因此暫時不動聲色，等候時機下手。

那時武當派的黑風眞人，自前番給納蘭容若撵走，心中不忿，找到他的師兄白石眞人來京，同往見阿蘭泰，答應替他把那亞兒拏回來，但要將武當古劍作酬，阿蘭泰大喜，着二人在府裡住下。剛巧康熙派了納蘭容若出京，到居庸關外迎接蒙古王公入朝覲見，一去就得五六天。阿蘭泰見納蘭貝勒不在，正好下手。他入朝向康熙禀告，說他往日一個惡奴叫那亞兒，近日聯結妖道伏匿京中，要殺害皇太孫未過門的妻子瓜爾佳氏一家，請密令禁衞軍拏捕。康熙見奏便道：「想卿家一個逃奴，何須動到御營前往拏捕。」阿蘭泰故意說出那亞兒如何本領，又有妖道同來，將來難保侵害到其他的王公府

第。康熙卒准他所奏，派了一小隊禁衛軍給他行事。這晚阿蘭泰預早埋伏在瓜爾佳府後，又着黑風道人等引他交手，作如禁衛軍是到來拿捕妖道的，好教那亞兒沒存戒備；又詐說奉了納蘭容若之命前來，賺他入彀。那亞兒初到京畿，一切情形都十分陌生，所以一時落了陷阱。

阿蘭泰把那亞兒囚禁了，立刻進宮奏稟康熙，說兩個妖道藉邪術逃去，幸而把惡奴拏到，請旨立即正法。康熙諭道：「這是卿家逃奴，就由卿家去辦好了，不必再給刑部審訊。」阿蘭泰又奏道：「這罪犯是滿洲族人，要皇上發下諭旨，刑部才敢處決。」康熙無奈，只得下了一道諭旨，將那亞兒斬首。阿蘭泰心裡大喜，他知道那亞兒一日在京，遲早會找他報仇，又怕納蘭容若回來，便會向刑部保釋，所以要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打算即日把聖旨發落刑部，第二朝便提那亞兒到菜市口斬首。

這次阿蘭泰把那亞兒拏起，幹得十分秘密，連納蘭相府裡的人也沒曉得，納蘭容若正奉旨出京，更是無從獲悉。說到瓜爾佳小姐，那晚親送那亞兒離開，怎知他會在外間遇事，當那亞兒被禁在禁衛營，她還在香夢正酣當中。但那亞兒命不該絕，納蘭相府裡還有一個關心他的人，就是乳媼商媽。那亞兒平日對這老媽子特別敬重，商媽對他也視同子侄一般，他近來夜出早歸的行動，已看在老媽子的眼裡，知道定是和瑪泰妮小姐幽會，心裡着實替他躭憂，只是不敢明言。這天見那亞兒過午還沒有回府，往常他雖夜裡溜了出外，但早上定依時歸來，從沒遲過。商媽知道有事發生，立刻打發府裡小厮到甘雨胡同附近打探，看看有沒有事鬧出。小厮回報，說那處的里正告知，今早御營禁衛軍包圍這一帶，但不知抓去了什麼人。商媽心裡好生奇怪，怎麼會出動了禁衛軍，她愈想愈替那亞兒危險，即時換過了衣服，打了車子，直往瓜爾佳的府第拜訪。

瓜爾佳夫人長日念佛，女兒的事她一概不知，當下把商媽迎進內室，坐了一會，商媽說要到樓上見瑪泰妮小姐，夫人命小鬟扶着上到繡閣，瑪泰妮正在醒來，聽說納蘭府裡的乳媼到訪，心裡當堂打特，因那晚就是這老媼替那亞兒送訊的。怎知商媽見了她，着她遣退小鬟，一句便道：「小姐，那亞兒給人抓去了，老身特地前來告訴小姐，好教快點兒給他設法。」瑪泰妮大驚失色，問道：「姥姥說的可眞，他給誰人抓去？」商媽回道：「他現時還沒回府，我家貝勒爺又奉旨出了京，這事沒人可以查訪，我想那亞兒定是落進阿蘭泰的手裡。」瑪泰妮哇的哭出聲來，毫沒主意。商媽又道：「小姐光是在哭也不是法兒，目前想辦法救人要緊。」瑪泰妮道：「我是個女兒家，平日三步不出閨門，教我到那裡打聽的好？」商媽問道：「小姐，你是不是眞的愛那亞兒？你若是肯犧牲，那麼老身有一個法兒，救得他的性命。」

瓜爾佳瑪泰妮倏的跪在商媽身前道：「姥姥，如果我不愛他，便不會這樣着急，姥姥快說出來，只要救得他的一命，我就是犧牲一點也是情願的。」商媽挽她起來道：「好孩子，事無兩全，你要救那亞兒，今後便不能再見他，若果你定要嫁給他，那麼你就會累了他的一命。」瑪泰妮含淚望着商媽，點頭道：「我也知道這樣下去，都非了局，目前救他出來再說。」商媽着她附耳過來，說了幾句話，瑪泰妮露出遲疑之色，商媽催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今夜定要見到了皇太孫，向刑部查明有沒有滿洲族的犯人解到，否則營救不及了。」

天已入暮，一輛華麗的車子向多羅貝勒弘皙的郡王府直進，車裡走出商媽，攙扶着瑪泰妮下車。弘皙聞報，喜的奔出大堂來，下階迎接，瑪泰妮先參見弘皙的母親，太子允礽終日在外邊混，很少在

家裡。吃過了茶，商媽走近弘晳身旁道：「瓜爾佳小姐有話兒要向貝子說。」弘晳忙讓到他的書間，屏退了侍從。瑪泰妮羞顏答答地道：「爵主爺，這番有一件小事兒相求，妾家有一個表弟叫那亞兒，現在納蘭相府裡充武士，不知怎的今早給禁衞軍抓去，求爵主爺入宮探查一下，他是犯了什麼罪名，關在那裡，乞爵主爺施恩保他出來，等納蘭貝勒回來發落。」弘晳以爲是尋常滿洲人犯罪，忙的一口應道：「這事容易，小姐見囑，讓我到刑部裡查問一下，便得明白，再不然就入宮去看看，包管放在我的身上便是。」瑪泰妮見弘晳爽快地答應了，心裡暗喜，商媽却在旁稟道：「爵主爺，這人還不知關在那裡，小姐急着要知道消息，就勞爵主爺入宮一趟，老身陪着小姐在府裡等着。」弘晳見說，立即吩咐侍從備車，一面向瑪泰妮一揖，出了府門。

等到初更時分，才見弘晳回來，商媽看見他的神色不對，急着問道：「爵主爺，事情怎樣？」弘晳坐下來搖頭道：「原來那亞兒是阿蘭泰的逃奴，他要殺害小姐一家，老祖宗今朝親下聖旨交刑部斬決，誰個敢保奏呢，除非容若表叔回來，才敢在老祖宗面前說話，這事就是我爹也怕救不來。」瑪泰妮聽了，面色轉變，突然暈倒地上，嚇得弘晳商媽二人，手忙脚亂。正是：

憂戚相關　眞情畢露

第三回：雙劍俠長嶺決雌雄

一瓠居兩雄重會面　小客寓老俠露行踪

且說瑪泰妮小姐聽說康熙已下了諭旨，要將那亞兒斬決，當堂昏倒地上。嚇的弘晳和商媽二人手忙脚亂，把她扶起救醒，瑪泰妮哇的一聲哭出來。弘晳在旁見了，覺得納罕，暗想那亞兒和她不過是表兄妹之親，怎麼會傷心到如此田地，他們二人之間難免有些蹊蹺。瑪泰妮含着淚眼對弘晳說道：「爵主爺，你是個皇太孫的身份，難道向刑部保釋一個平常的犯人也都不得？」弘晳面有難色，遲遲答道：「小姐要原情則個，想我弘晳和那亞兒素不認識，這番又是老祖宗下旨把他處斬的，教我如何說話的好？」瑪泰妮還是苦苦央求，商媽也在旁道：「爵主爺，請看在納蘭小貝子的面上，就求爵主爺在皇上面前出力保奏，免小姐爲着表親之情，傷心得如許凄惶了。」

弘晳正在心裡爲難，外面傳報廉親王駕到，商媽見是八皇子胤禩到來，想和瑪泰妮避到內廂去。弘晳道：「廉親王不是外人，且是我兩人的大媒呢，小姐何須避面。」瑪泰妮面上一陣紅暈，忙的抹乾眼淚。八皇子已進室來，見瓜爾佳氏突然在座，她是弘晳未過門的妻子，不免感到詫異。弘晳只得把那亞兒的事稟告一遍，又說：「瓜爾佳小姐正要姪兒入宮保奏，未知叔叔有何主意？」胤禩向就聰明多智，想了想答道：「我剛才聽說，阿蘭泰指那亞兒聯結妖道，要殺害瓜爾佳小姐的一家，這事解鈴還須繫鈴人，要保得那亞兒的性命，小姐須和姪兒到刑部一行，才有挽救。」

第二天，刑部右侍郎高其佩發下硃籤，把那亞兒提出驗明正身，正待押上囚車。忽見門外走進一人，大叫「刀下留人！」高其佩不禁怒道：「守門的護軍何在？誰個胆敢放這人進來，亂闖公堂！」說還未罷，一個身穿玉帶紫袍的滿洲公子，直闖上堂，認得是多羅貝子皇太孫弘晳，忙起座相迎道：「貝子要保誰人？這犯人是皇上下旨處斬的。」弘晳答道：「那亞兒是納蘭容若表叔的親隨，就算犯了罪，他是滿洲族人，爲什麼未經會審便提出正法？」高其佩拿出上諭道：「貝子聽禀，這是阿蘭泰帶來的上諭，發交本部處斬，貝子還是不必保奏了。」弘晳哈哈笑道：「阿蘭泰砌詞得好，如今瓜爾佳小姐隨本爵到來有要話說，請高侍郎傳命迎進。」高其佩知道瓜爾佳氏是弘晳未過門的妻子，不敢怠慢，吩咐一聲「請！」門外一乘華麗的轎輿進來，走出瓜爾佳小姐，向高其佩見過禮，便道：「高大人，那亞兒是我家親戚，近來聽說舍間夜裡有刺客出沒，家裡又祇得我們母女兩人，昨天剛巧那亞兒表兄來到，家母留他在處陪伴，估不到他早晨要回納蘭相府，便出了事。」

刑部右侍郎高其佩聽得呆了一下，心想：「事情糟了，這事怎樣辦的好？剛才已下硃籤，如何能夠阻延時刻。」弘晳見他在處沉吟，便道：「高侍郎明見，這是阿蘭泰的詭計，如果你把那亞兒斬了，瓜爾佳小姐一定上朝向阿蘭泰討人。」瑪泰妮又道：「高大人不必爲難，這事有皇太孫作主，求大人奏明聖上，暫把那亞兒還押，等納蘭貝子回來向聖上覆旨，那時便不干連到大人身上了。」高其佩無話可說，祇得吩咐把那亞兒還押，即時和弘晳入宮。瑪泰妮又道：「高大人，小女子還有一事相煩，那亞兒身上佩的一口寶劍，是我家上代傳下來的東西，求大人查明原物交回，感謝大人週全不小。」高其佩更驚，因那亞兒的一口佩劍，已給阿蘭泰取去了，當下諾諾連聲，心裡盤算着如何向阿

蘭泰追回那一口劍子。

康熙聽皇孫弘晳和高其佩奏上，心裡罵阿蘭泰好糊塗，便向二人道：「阿蘭泰奏對失實，胡亂抓人，瓜爾佳氏又是功臣之後，那亞兒既是他家的親串，這案等納蘭容若回京發落好了。」二人謝過恩，一同出宮。弘晳回到府裡，瑪泰妮自是十分歡喜，對着弘晳嫣然一笑，梨渦輕泛，眞有萬種風情，可是弘晳肚子裡却來了一陣酸溜溜的味兒，苦笑一下，親自送她回瓜爾佳氏府第。當下又派出府裡幾個侍衛，前往保護。原來弘晳這人，胸襟寬潤，頗知大體，所以才答應出力保那亞兒一命，不過瑪泰妮究竟是他的未來妻子，看她着急的情形，便想到她和那亞兒有不尋常的關係，那得不拈酸呷醋，也是人之常情呢。

過了幾天，納蘭容若回到京畿，問明了那亞兒出事的始末，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立刻猜中了八分。他把商媽召來問道：「阿嬭，聽說前幾天是你陪伴瓜爾佳小姐往弘晳府裡的，怎麼不勸她一番？她已受了弘晳貝子的聘禮，就是個貴嬪身份，如何能夠再和那亞兒見面？這事除非她在本爵面前發誓，否則還是讓那亞兒喪命好了。」商媽回道：「老身何嘗不苦勸過她，當日她曾答應和那亞兒一刀兩斷的了，老身才會和她設法呢。」

納蘭容若平日十分賞識那亞兒的一手武技，但料不到他就是瑪泰妮日夕思念的人，如今皇太孫已經下了聘禮，瑪泰妮已是王妃身份，就不應再和那亞兒廝混。他奉了康熙諭旨審問阿蘭泰控告那亞兒的罪名，往日奴才反主，本來罪應問斬，幸而那亞兒在納蘭相府當職，便不作是阿蘭府裡的逃奴。納蘭容若來到刑部，高其佩忙把那一柄武當古劍交出，納蘭容若認得是那亞兒身畔的東西，立刻提出獄

來，屏退侍從，問那亞兒道：「你和瓜爾佳小姐的事，本爵全都曉得了，她如今已是個命婦，你如果眞心愛她，便不要令到她身敗名裂，一旦張揚出外，你也逃不了性命，今後你惟有遠離京畿，讓她悲痛一時，將來她會漸漸地忘記了，那時她作了多羅的福晉，豈不勝過隨你遠走關外，過着平凡的生活嗎？」那亞兒感瑪泰妮對己一片情深，又見弘晳汪涵大度，心裡已是醒悟，知道和瑪泰妮厮纏下去，祇有累了她，就是自己也不會有什麼好處，當下對納蘭容若叩謝過活命之恩，接過寶劍。納蘭貝勒又道：「阿蘭泰雖然幹的不對，但你再不要和他爲難了，本爵也打算奏明皇上，再不根究他誣陷你的罪名，你明天一早，便要離開皇城，你可能在本爵面前答應嗎？」那亞兒一一應諾，納蘭貝勒卽時把他帶回府裡，一面入宮覆旨不提。

這時候，弘晳已派了王府武士到瓜爾佳府裡守衛，名目上是保護，暗地裡却是監視行動。這一晚，那亞兒突然躍進瑪泰妮的綉閣，嚇的她吃了一驚，及見來的是那亞兒，喜的上前抱着他道：「哥兒，納蘭表兄眞的把你保釋回來了。」那亞兒忍着內心的痛苦，向瑪泰妮告別道：「瓜爾佳小姐，我兩人的緣份盡了，這番感小姐仗義相援，我那亞兒畢生永記，如今我要離開這裡了，特來告別。」

瑪泰妮驚道：「哥兒，你眞的撇下我獨個兒離去嗎？」那亞兒抑着悲懷應道：「小姐不要記着我了，弘晳人品不錯，他對你一片眞誠，將來你嫁給他，定然會過着幸福的日子，那麼我的心也就安慰了。」說了在她手背上低頭一吻。瑪泰妮正想說：「你走不得，我還有很多話兒要對你說。」誰知那亞兒一個轉身，一勢燕子穿簾，飛身出了窗外，再望已是無影無踪了。

那亞兒驚鴻一瞥地離開瓜爾佳府第，瑪泰妮傷心墮淚，自不在言。如今且說皇太孫弘晳，那晚在

屋裡沉思，想瓜爾佳氏艷絕塵寰，祇不知她的芳心是否眞誠相許。簷前淅瀝一響，驀地躍下一個漢子來，嚇的他要喊出有賊。那人早已骨碌地伏地叩頭，口稱：「貝子不要驚，那亞兒特來叩謝活命之恩，還有內情要向貝子禀達。」弘晳覺得來人還沒有惡意，定神一望，這漢子皮膚黝黑，虎背熊腰，唇上留了短髭，是個關外壯士的外型，知道這人就是那亞兒。於是道：「那亞兒，你黌夜闖進來做甚？若有話要說時，快起來訴說好了！」那亞兒起來道：「貝子，想我那亞兒是個光明磊落的好漢，作事上不瞞天，下不欺人，我和瓜爾佳小姐三年前便在阿蘭泰府裡見面，那時她一片深情對我，我也是眞心地愛她，可是我兩人的身份不同，到如今我已忍痛決絕了她，求貝子洞鑒小的冒昧，不要計較到往事，今後能够令到她一生快樂，那麼，小的從此誓不再到京裡來。」

弘晳初時聽了有點動怒，後來見他說忍痛決絕，把瑪泰妮讓給自己，以後永不再到北京來。一想這個男兒漢，也算得作事光明，而且他認識瓜爾佳氏在自己之先，今夜能够坦白相告，實屬難得。當下說道：「那亞兒，如果你對本爵主說的是一番眞話，那麼我可以答應你，今後好好地對待瑪泰妮小姐，但你定要踐守今天的諾言，不要和她再見。」說了着那亞兒在室裡稍候，一會捧了幾錠黃金出來，贈給那亞兒。那亞兒見了笑道：「多羅貝子，小的向就視錢財如糞土，這些金子給我那亞兒沒有用處，小的要告別了，將來貝子把瑪泰妮小姐迎娶回來，不論什麼時候，要是你兩口子遇有危難，祇要送給我一個消息，定必赴湯蹈火爲你們夫婦効力。」跟着長揖到地，轉身來一個旱地拔葱，已躍上屋簷去了。

弘晳不禁感歎萬分，往日滿洲族對男女間問題，不如漢族的重視。一個婦人死了丈夫，可以由小

叔承受，對女子未婚前的貞操，也看得較爲平常，所以後來弘晳對瓜爾佳氏並沒存了輕視之心。第二天，外間傳報阿蘭泰府裡夜間出了事，幾個護院武士受傷，阿蘭泰給賊人刖了雙足，如今已成殘廢。賊人在牆壁上留下幾個字，說是伏龍泉那亞兒所幹的，阿蘭府裡的家人已報了官，賊人就是前天刑部釋出的犯人那亞兒，九門提督已下令各城門守卒注意檢查往來人等，可是並沒發現什麼。弘晳知道那亞兒故意幹出這事，教官府行文通緝，一方可以息了瓜爾佳小姐的心，表示不會再回到京裡來。

光陰流轉，瞬已五年，吉林西境太平山出了一個蒙面俠盜，混號「龍形劍」，在那一帶刼富濟貧，許多漢族貧苦人家，都受過他的恩惠。那時阿蘭泰已經病故，在東卡倫一帶的人已淡忘了那亞兒的名字。剛巧這一年康熙巡幸到熱河，隨駕的有侍衛領班納蘭容若，當日東北各省總督巡撫等都到熱河迎接聖駕，康熙垂詢地方政事，吉林巡撫奏報有盜魁名叫龍形劍，在境內橫行，行踪飄忽，各地捕頭和八旗兵官屢受剉敗，沒法拿獲。納蘭容若在旁，已知是那亞兒的化名，便對康熙奏道：「聽說這人是滿洲族的劍客，近年來在地方上也沒幹過什麼惡事，求皇上開恩，派人查明招安，教一般有本領的人得以効力本朝，那就勝過興兵進剿，擾及地方良民了。」康熙也知道官兵藉名剿匪擾及民家的弊陋，即時准了納蘭容若的奏請。

原來這個太平山的蒙面俠盜，果然是那亞兒的化身。他自從回到關外，怕官府行文到伏龍泉家裡拿人，便到太平山住下。那一帶是奉天吉林兩省交界的邊境，到處是崇山峻嶺，南部就是葉赫族的地方，清兵不敢深入。那亞兒集合了幾個族人，不時策馬飛馳，在山間出沒。關外不少馬賊，平日橫行刼掠，殺人越貨，撞到那亞兒的手裡，就沒有一個留得性命，但一般人對這個俠士的來歷，都不大清

楚。

這五年間，那亞兒曾經剉敗無數江湖劍客，武當派的白石眞人，一次曾到關外找到同門道士金長素，一同到太平山找那亞兒，要他交還武當劍譜，可是交手起來，白石眞人幾乎敗在那亞兒龍形劍之下。因那時那亞兒的劍法，又進步了不少，而且從劍譜裡習到外功運用，拿來在劍法裡施展，本領平常的人，不容易接他三劍。白石眞人幸而約了金長素前往，老道給那亞兒內勁撤出，手裡劍震的飛開數丈，那亞兒接續一劍戳出，金長素急施袖裡風盪開來劍，拉着白石眞人一同退走，這才保得性命，後來武當派便沒有人再到關外來。

太平山麓，有一間賣酒的舖子，叫一瓢居，是山裡來往歇脚的地方。店主是葉赫族人，兩口子年紀都過了五十，自已釀造一些青梅酒，附近綠林豪客，都愛到這裡來買醉。那亞兒也是座上客之一，他間日便下山來，店主人替他設了一個雅座，臨窗對着溪邊綠竹，風景幽美。平日客人偶而到了這個座頭吃酒，見了那亞兒進來，誰也要起身讓坐。

這天那亞兒帶着一個手下，又到一瓢居來，他踏脚進門，一看臨窗雅座已有人佔着，那人身材偉岸，裹着淺綠頭巾，辮子繞在頸上，見那亞兒進來，立刻伏在案頭打盹。那亞兒大怒道：「誰個忘八羔子，見了老子進來，還是大模大樣的詐醉，快給我滾走！」那人像沒有聽到的一般，那亞兒在桌上拍了兩下，漢子還是動也不動，不禁動氣，驀地把那人的衣領一攫，想提起來摔出店外。一刹間那人給他整個兒提起，却連伏着的桌子、坐着的椅子都跟着帶在一起。那亞兒才感到奇怪，知道這漢子不會是個平凡之輩，椅桌給他拿內勁貼緊，所以一齊攝起來。

那漢子忽地把頭一抬，貼着的桌子立刻脫開，一直飛到門外去了。那亞兒暗吃一驚，覺得這人十分面善，漢子又是把頭一擰，項上辮髮一時盤開，向他面上飛纏過來。那亞兒忙的把手放開，漢子腰子一挺，便像箭一般穿窗出外，直縱到竹林裡去了。那處距酒家五六丈外，漢子怎能飛躍得這麼遠，不能不令他驚奇。那時竹林後傳來縱笑的聲音，說道：「那亞兒，一別多年，還記得亞密當嗎？三天之後，我在長嶺等你比劍，如果你是好漢的話，就依約到來。」說聲才罷，竹林裡一條人影，向空飄起，輕溜得如野鶴一般，瞬巳不見。

那亞兒知道是亞密當來了，這八年當中，他到了什麼地方？他的武功練成怎樣？全是一個謎。不過剛才看到他縱躍的身形，起落得如氣球跳動，輕功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，單這一手本領自己已是不如，可是一念到往日在阿蘭泰府裡，亞密當的劍法和自己不相上下，而自己卻有武當龍形劍法的眞傳，就算亞密當隨過名師練成劍法，想也不會是自己的敵手。

想到這裡，那亞兒心裡一陣安慰，但又念到來者不善，亞密當若非有過人之技，未必敢約到長嶺上去比劍，爲着安全起見，不能不作一些防備。從這天起，那亞兒便把龍形劍法熟練一遍，又暗中打造一副軟甲，作爲護身之用。

長嶺在太平山之北，快馬也得走一天多才能够到達。那亞兒乘着一匹關外銀鬃白馬，背着寶劍，一直向長嶺飛奔。那一段路行人稀少，間中一些本地老鄉，駕着驢車迎面行來。正走之間，後邊驢兒叫了兩聲，有兩頭毛驢叫着走來，驢背上坐着兩個老頭兒，滿面虬髯，目光如電。那亞兒看了他們一眼，揮起鞭絲，向山谷裡飛奔。紅日西沉，前面炊烟起處，嶺下一條小村鎮，土屋十數間，那亞兒計

算路程，離長嶺只有七八里，宿過一宵，明早便可趕到長嶺去了。

他趕到村前下馬，果然有間打伙店舖，待要進門，瞥見舖外拴着兩頭毛驢，很似道上見到二個老頭兒所策的，進去一望，那二個老人已在一邊暖酒。那亞兒暗想：「他們怎會來得比我快啊。」他揀了一個火鋪，也坐在鋪前打酒。

只聽一個老頭兒道：「老三，這一趟趕來有我們看的，一個是龍形劍的高手，和你的一手行龍臥虎拳，會是同一竅兒，可是那白面小子不知什麼來路，我在天池日久，從未曾聽過這個人的名字。」那亞兒聽見好似在說他，當心聽下去。旁邊的老兒答道：「二哥，那黑小子的一手劍法是盜來的，他們從前有了過節，這番是白面小子約到長嶺上來交手，我們只是開點眼界，管他是什麼的海底。」那亞兒愈聽愈覺像是說他，老者說到龍形劍和龍行臥虎拳同是一個竅兒出手，更使他驚奇。從前納蘭容若對他說過，武當派的龍形劍雖是一手獨特武功，但還不及峨嵋派的行龍臥虎拳劍雙絕。許多年前，康熙皇帝跟前有一個侍衛雲瀛，就是行龍臥虎拳的一流高手，如今見這老人提及，那亞兒雖是個滿洲武士，也有點機智，當下走上前對兩個老人一揖道：「兩位前輩有禮，在下叫那亞兒，剛才聽到兩位說什麼龍形劍高手，在下就是練這一門劍法的，只是不敢說有成就，還望前輩指教。」

那二個老兒打量他一眼，笑道：「原來閣下就是名鬧關外的龍形劍，我們老眼昏花，多有失覺。」把那亞兒讓到席上，大家交談起來。才知道這二人來頭不小，一個是天池怪客王雲龍，那叫老三的混號是鐵馬神功的史雲程。那亞兒在關外日久，豈有不知他們的名字，不過近年來匿跡銷聲，他們異姓兄弟像閒雲野鶴一般，行踪無定。

那亞兒問起他們為什麼知道亞密當約他到來比劍。天池怪客道：「不瞞老兄說，那一瓢居的主人是老漢往日舊部，亞密當約老兄到長嶺比劍的事，我們當天便曉到了，此行全是要看亞密當的劍法，他師傅是葉赫族的後裔，練的是旋風劍，昔日三姓隱士教給清太祖努兒哈赤，就憑這一手本領建立清室，後來便失傳了，老漢們特地趕來一開見識，不圖竟和老兄相遇，真算得巧合。」那亞兒聽了，心裡想：「他們的本領，定在亞密當之上，我何不求他們相助一臂。」

誰想天池怪客聽了那亞兒央求相助，當堂回絕道：「老漢兄弟對武功拋荒多時，年紀老了，那還能够和你們後生的一輩爭長短，但老兄也無須氣餒，就算有失，到時替老兄設法解圍便是。」那亞兒知道二人不想捲入漩渦，也就不敢相强，但有二人答應解圍，心裡頓壯。

旭日初昇，昨夜兩個老人已不知何時離店去了。那亞兒飼過馬匹，便向長嶺赴約。這時雲橫嶺表，林木青葱，峭壁之上，隱約看到一條人影向上飛縱。那亞兒下馬飛奔上山，松林底下，拴了一頭火赤色的大馬。空谷傳來山風號叫之聲，似道：「那亞兒，到嶺上來！」

當他來到嶺上，那裡一片平原，綠草如茵，亞密當突從林裡躍出，口裡道：「那亞兒，你依約到來，還算是個好漢子。」那亞兒看一眼亞密當，和昔日迥然不同，身高六尺，臂濶三停，面色鮮紅，射出神彩，背着一柄長劍，穿的是白色緞袍，束上淺綠帶子，粉底快靴，充份表現出滿洲英雄的氣概。那亞兒道：「亞密當，你要報昔日相戲之仇，我那亞兒豈會懼你，祇是你我分別已有八年，今天大家都長大了，交手起來，劍下無情，有什麼三長兩短，你休得怨我！」亞密當笑道：「那亞兒，你不用拿話來恐嚇了，我知你練成武當派的龍形劍法，今天約你前來，是要領教一下你的本領，你要不

鬥也成，祇是得依我一個條件。」那亞兒問道：「亞密當，你先說是什麼條件，看來我可以依得時，大家可免傷和氣了。」亞密當應道：「俗語說：兩雄不並立，往日在阿蘭府裡是如此，今天我要獨霸關外，不許有第二個亞密當，所以和你也不兩立，除非你遠走熱河，永遠不回到奉天吉林地面來，我便可以饒你。」

那亞兒不禁怒道：「亞密當，你口出大言，目空關外，別人懼你，偏我那亞兒始終都不懼你！」嚓的拉出劍來，高聲道：「你要怎樣比試，憑你說來。」

亞密當見那亞兒拔劍，迎將上前道：「這甚容易，祇要你先剁我三劍，然後輪到我剁你三劍，那末，你可滿意罷？」那亞兒暗想：「亞密當怎麼如此傻氣，要我剁他三劍，他簡直是要來送死，不若索性再賺他一趟。」便道：「亞密當，你讓我先剁三劍，還要有個規矩。」亞密當道：「這還不够嗎？還有什麼規矩？」那亞兒隨應道：「第一不得拿劍招擋；第二，劍未剁到面前，你要站着不動。」亞密當道：「這規矩易辦，你就先剁好了。」那亞兒暗笑：「這厮活是壽星上吊，我不消發到第二劍，他儘要胸前開個窟窿兒了。」一抖寶劍，喊出：「亞密當，看劍！」亞密當果然站着不動，那亞兒把劍一彈，震出了無數波動，驀地一送，那劍颼的奔出，浮光掠影，一股冷風襲到亞密當面前。這一記「銀龍逐水」，是龍形劍裡的妙着，劍鋒隨轉，風過生寒，眼看亞密當就要中劍。忽然人影一幌，劍風竟如無物，亞密當像氣球一般蹴起半空，瞬又落到那亞兒身後，笑道：「那亞兒，我是教你剁呢！怎麼把我挑起來？」

那亞兒知道亞密當在嘲笑他，轉過身來應道：「你不要太得意，看我第二劍取你。」亞密當站着

不動，等他發劍。那亞兒忙把外勁施出，運到劍鋒之上，這番走到亞密當面前，相距數步，沉臂發劍，「蟄龍出土」，一記斜撤，劍光如水，匝地捲出，亞密當已裹在劍影當中。那知劍風掃處，亞密當身子一騰，輕若流螢，疾如脫兎，一躍已起在劍光之上；那亞兒豈肯輕饒，雙足一點，劍隨身起，穿空直戳，颼的又點到亞密當脚下。這番但見亞密當身形微動，竟然一足貼着劍端，就像蜻蜓點水，在劍尖上一停，那亞兒嚓的一劍揮動，亞密當早已飄身落地，對那亞兒道：「想你的第三劍也不外如是吧！」

這一下使那亞兒一時氣結，怒道：「你仗着提縱輕功，賺了我兩劍，你敢先吃我一下硬擋，才算是好漢。」亞密當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但怕你仍會推賴，我索性脫了衣服，讓你剜個分明好了。」那亞兒不禁想道：「任你是個神仙，若給我剜到時，怕你還能活着嗎？」一看亞密當，眞的卸去腰帶，把外衣打開，露出雪白的胸膛。對着那亞兒道：「你有本事的把我的心肝挖了出來！」說了一拍胸



亞密當縱身一躍，足尖點在劍鋒之上。

膛。那亞兒道：「亞密當，這是你自尋死路，你到了冥王地府不要怨我。」亞密當道：「我死了你就快活，還說什麼。」

那亞兒把心一橫道：「橫豎兩雄不並立，今天有你沒我。」一劍斜抖，繞空一匝，身形一矮，撤出一勢「雲龍反尾」，劍光一映，已如風戳到，在亞密當胸前一劍剜落。那電光火石的一息間，亞密當果然不動，胸脯一縮，劍尖在肚皮上斜裂一縫，鮮血直冒，傷口長有數寸。那亞兒一驚，以爲亞密當完了。

祇見亞密當掩着了傷口，身子搖搖幌幌，那亞兒心裡有點不忍，覺得這樣了結他不算得是個英雄漢子。問道：「亞密當，你覺得怎樣？」這時亞密當又復站穩，雙手掩着胸腹一抹，血不再流，身子也不見倒。答道：「我沒有事。」那亞兒以爲亞密當是在挺着話兒來答他，正想上前看他怎樣。亞密當忽地把身背轉，很快的掩上衣襟，拿腰帶在胸前捆個結實，揚起雙臂伸縮兩下，驀地轉過身來，喝道：「那亞兒，這番輪到你吃我三劍了！」活的風響，長劍掣在手裡。那亞兒一驚非小，想他怎麼受了劍傷，竟全然沒事，還能剜自己三劍。再想道：「不好！亞密當不知在那裡學了掩眼法兒，剛才中

劍怕是一些邪法，這樣我定會吃上他的虧。」當下答道：「亞密當，你拿邪術來賺我，我不中你的詭計。」亞密當把劍向草地上一指，怒道：「亞密當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，那會用到旁門左道來鬥你，你看看這些血漬，不是從我身上流下來的嗎？」

那亞兒又想：「今天我穿上護身軟甲，給他剟中也沒要緊，祇是不能讓他刺在頭上，我且賴他一下。」於是提劍在手，亞密當見了便道：「那亞兒，你自己出了規矩，說過不得拿劍招擋的呀。」那亞兒笑道：「我祇說你讓我剟時，附帶這規矩罷了，我沒說到自己身上來呢。」亞密當好氣，忿忿的道：「算是給你賴過了，你站着來吃我剟。」那亞兒又道：「還有兩個規矩！」亞密當道：「你不要在處拖延，這三劍你賴不得，快說！」那亞兒道：「你手裡的劍若給我擋脫了手，那時也算是輸了。」亞密當加上一句道：「要落地才算脫手。」那亞兒答：「這個自然！」

亞密當長劍一圈，待要發劍，忽又按下來道：「你這厮向來就詭計多端，昔日我已吃了你不少的虧，今天訂個分明，誰個輸了，以後要永遠離開奉天吉林地面，不得回來。」那亞兒一想：「自己未必就輸給他，憑他怎樣說也好。」應道：「說過就算。」說了沉劍作勢，氣往上提，等待招擋來劍。

亞密當一看那亞兒左足前跨，右足輕提，劍鋒斜指，馬步屹然不動，知他的武功造詣進益不少。當下長劍一提，來一勢「鍾馗驅妖」，眼吐光芒，射向那亞兒道：「看劍！」身形飄舉，劍光疾起，像白練一般衝向那亞兒。他跟隨布揚古練劍八年，那葉赫族的俠隱把旋風搏擊的劍法都傳給了他，如今撤出一記「鵬鳥張翼」，翔空直剟。那亞兒一聽劍風戳到，立即把沉鈎劍勢搭去，這一劍擋去，運了全身外勁，劍鋒斜搭，貼着一推，亞密當驟覺一股勁兒壓過來，手肘震了一下，身子當堂飛開。

不禁嘆道：「士別三日，原來那亞兒的劍法已練得那麼勁度，如果我不是有輕功本領，也怕擋他不得。」一個跟斗落到地上。那亞兒已擺開第二個劍勢，叫道：「亞密當，快剟出第二劍來！」

亞密當放眼一望，那亞兒站了一個「百步穿楊」的姿勢，左掌伸出，右手提劍，如箭在弦，注目自己。亞密當雙足一點，身形拔起，就在半空發劍，「六月飛霜」寒光一閃戳落，眞個疾若流星。那亞兒口裡叫出一聲「來的好！」馬步一低，「金樑橫架」，寶劍迎着一抬，這一下外勁全集中劍端，至少有八百觔重量。亞密當來劍戳到，那亞兒嚓的翻腕一挑，亞密當雙脚離地，給他劍尖一彈，禁不起劍端襲來的一股巨力，長劍突然震脫了手，飛高尋丈。正在千鈞一髮的當兒，亞密當如紙鳶升空，一個跟斗定着身軀，在空際把劍攫回。那亞兒正想喊出「你要輸了！」見亞密當復接劍在手，不覺氣爲之結。

亞密當捏了一把汗，暗想：「這厮天生神力，膂力驚人，怪不得布揚古爹爹教我練內功，今天外功鬥不過他，我且拿內勁和他一比。」連忙收斂丹田，提劍盤空打了兩匝，劍子抖的嚓嚓作響。那亞兒已作勢相迎，見亞密當緩步走過來，忙的提劍一盪，迎面掃出一記「平沙落雁」，一霎間雙劍交搭，他把橋手向下一沉，又想震脫亞密當的劍，怎知劍才觸上，驟覺劍鋒給擺得緊緊，連忙出力一甩。亞密當乘他使勁抽劍的一剎兒，隨勢推送，借力摔去。那亞兒馬步浮動，身子直向後滾，手裡的劍也給亞密當剪着一絞，脫手墜下。那亞兒料不到亞密當拿內勁對他，瞬已跌開兩丈之外。

那亞兒已是火氣上衝，再捺不住，翻身起來，連竄帶縱，在草坡裡面抓回他的古劍，隨向亞密當迎頭剟出。亞密當長劍封門，招開一劍，叱道：「你這厮敗在我的手上，却要來拚命了。」那亞兒一

聲不答，回手又發一劍，把龍形劍最辣的幾式展開，但見盤絲捲空，劍鋒急轉，如爐香繚繞。亞密當仗着身輕騰躍，着着還招。那亞兒的出手變化精奇，可是亞密當的旋風劍更厲害，一團白光，隨風奔騰，把那亞兒裹在光影裡。

二人接了二三十回合，那亞兒的劍愈來愈疾，雨箭般急刺。亞密當心想：「今天我決心一雪昔年之恨，且教他曉得我的厲害。」劍勢一轉，身形起在半空，長劍倏的展開，如風車急轉，疾向那亞兒罩落。那亞兒沒曉得他這一手是什麼劍路，提劍急擋，護着面門。忽覺身上一陣子震響，亞密當已一連刺中他幾劍，幸有護甲擋着，因此發出橐橐聲響。心想：「這厮那裡來的一手快劍，鬥下去定會送命，還是走爲上着。」一劍投出，連隨竄出圈外。耳畔覺得衣帶風響，知亞密當追來，便道：「你不要迫人太甚，我今天鬥你不過，終有一天再度相逢。」亞密當道：「我要你立下誓來，才能饒你！」那亞兒一看已到了崖邊，顧不得危險，奪命衝下。亞密當已追近來，喝道：「你往那裡走！」嗦的一股劍風在腦後射來，那亞兒喊聲「不好！」忽然崖邊人影一閃，又有一陣風從旁捲起，崖邊沙石吹的簌簌作響，忙的回頭一看是誰，才知行前的一個就是鐵馬神功史雲程。

那時亞密當給史雲程一記穿雲掌推出，掌風把長劍盪開，定神一望，來的是個老叟。不禁怒道：「你是誰？敢來管我們的事！」史雲程道：「好漢，請不要傷你的同伴，老漢特來給你二人解圍。」亞密當生氣的道：「誰要你來解圍，快給我滾！」轉眼間樹林又走出一個老叟來，是天池怪客來了。對亞密當道：「你看在葉赫布揚古的面上，聽老漢一言相勸罷。」亞密當看那老叟，一派正氣，便道：「我認不得你，不要拿葉赫師傅來騙我。」老漢又道：「我住在天池，昔年黑山八俊起義抗清，

你師傅也會和我們合夥，老漢不會騙你，如今祇是勸你二人解開這個結子。」

亞密當一想：「這個怕是天池怪客王雲龍，布揚古爹爹也會提過他，且看他要說些什麼。」當下應道：「你是王雲龍前輩嗎？來得正好，今天在下和那亞兒約過，輸了的要立誓離開，不許回到奉天吉林地面，他却不肯認輸。」

鐵馬神功史雲程站在石崖面前，雙掌向前一推，即時嵌進石裡，抓着石崖兩邊一分，一聲震響，石崖兩邊倒下。他望着亞密當二人道：「你們如不聽我兄弟排解，我一雙手掌可不認得你們是誰。」那亞兒祇得站過來道：「我認輸了，今後再不回到太平山來，讓他稱雄關外好了。」天池怪客道：「亞密當，你聽見嗎？人家已認輸了，你們究竟是從小認識，由得那亞兒到熱河立足罷。」亞密當不敢再說，兩個老叟於是帶着那亞兒下了長嶺，亞密當目送三人離去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這兩個老怪物還沒有死，今後我還是回到臥虎邨家裡罷。」他家在奉天遼河北岸臥虎邨，父兄早亡，臥虎邨的人大部是獵戶，給附近「哲里木盟」的土人欺負，後來亞密當回去，趕走了敵人，成了有名的俠士。

王雲龍兄弟帶着那亞兒回太平山，那亞兒路上問道：「王老前輩，你看亞密當的劍法如何？」王雲龍道：「他已得到葉赫布揚古的嫡傳，布揚古是旋風派的俠隱，他可以十丈之內取人首級，可惜亞密當練氣的功夫還沒有做好，至少再經十年苦練，才能趕得上他師傅的本領。」那亞兒又問道：「晚輩的功夫比清宮一般高手又是如何？」史雲程答道：「你的一手武當龍形劍，現時清宮之內，除了納蘭容若和年羹堯二人之外，怕沒幾人敵得你過了。」那亞兒以爲史雲程沒有騙他，當日鐵馬神功在清宮二十年，一些大內高手全在他的肚子裡。後來那亞兒果然把雍正一班御

前劍手打得落花流水。

天池怪客兄弟們在伏龍泉住了兩天，便告別離去，那亞兒依依不捨，但知道他們到處萍踪，隱姓埋名，祇有相送一程。從此那亞兒也離開了奉天地面，到熱河白銀海潛修武技去了。

× × ×

遼東俠客亞密當和白銀海俠盜那亞兒的出身，就是如此微妙的，經過這次兩雄相會，那亞兒被逼離開了吉林，就跑到白銀海隱居，潛修他的武當龍形劍法。他仍然思念瓜爾佳小姐不置，但環境禁格，且已立誓不再和她見面，想她這時作了皇太孫的妻室，享盡富貴榮華，比跟自己到這荒漠的漁村來，自然有天壤之別。

瞬又過了十年，那亞兒已成了熱河昭烏達盟的義盜，受到八部十一旗人民的愛戴，不時在西冷河岸出沒。他回想十年前的剉敗，對雄踞遼東的亞密當，還未忘懷，思找個機會再見高下，可是探不到亞密當的消息。

那時候，雍正皇帝已登極四年，那亞兒最崇拜的滿洲貴公子



崖下一股勁風捲出，把亞密當的劍盪開。

納蘭容若，不幸在奉旨到梭龍對羌族人宣化的路途中，得了一個七日不汗的急症，回到京裡一病不起，那亞兒十分悲痛。一天，有一匹輕騎冒着大風雪來到白銀海，要見那亞兒，那處的漁民把他引到那亞兒居住的小島上，這人從懷裡取出一封書來，是郡王弘晳的親筆信。內裡有說：雍正殘殺骨肉，他的爹已在宮裡暴斃，如今皇帝又殺了允禟，囚禁允禩、允禵。垂涎自己的妻子美貌，接到宮中，他也被禁宗人府。又說瓜爾佳氏水性楊花，貪享富貴，自己再無面目生存世上，書到之日，他已身在九泉。十四阿哥允禵年少英俊，最得人心，皇帝本來是他繼承大統的，可恨雍正巧奪皇位，還要把十四阿哥害死，現囚在張家口高牆之內，求那亞兒設法援救，共圖大事，給自己叔姪報仇。

那亞兒看了，不禁怒髮衝冠，細想瓜爾佳氏一代尤物，料不到她竟然覥顏事仇，不知廉恥。他多

年來對瑪泰妮的愛念，不够一朝便抛在九霄雲外去了。他打發弘晳的親信家人去後，即時備馬出發，橫過了小興安嶺的白岔山，取道察哈爾。那時他的武技已是進益不少，張家口監牢裡的人，如何是他的敵手。當日二龍山雙俠且明且夕，奉了雍正諭旨，帶領五十名神武營武士在牢裡看守，那亞兒寶劍出鞘，一個大盤旋，已把各武士的武器一齊震的飛脫；且明兄弟搶上前抵禦，也給他兩三回合殺的虎口通麻，像觸了電火一般。那亞兒帶着允禵，乘時殺出牢外。這一筆在龍虎恩仇記裡已有叙及，不再細表。

十四皇子允禵和那亞兒逃到白銀海，這裡的村民，全是那亞兒的耳目，只是地方窮困，熱河境裡又駐有八旗精兵，不容易興兵舉事。那亞兒道：「貝子不要着急，我想雍正不日定會派出大內高手到來，要把我們緝拿回京，白銀海離圍場子不遠，那地的駐兵會知道我的行踪，待我佈下小小計策來，把這些奴才狗子殺個爽快啊。」允禵道：「我現時心裡很是煩惱，若果長在這裡住下，怕會累了你，我正打算微服入關，回到陝北地方，那處官兵不少是我的舊部，往日允禟在那邊和洪門會的頭領打上交情，我到了那裡，總比匿在關外的好。」那亞兒也感到熱河地廣人稀，不易發展，只好替允禵備了行裝，又贈他一頭駿馬，允禵化裝作成商販模樣，即日離開白銀海去了。

過了些時，雍正派出龍木公、鐵杖眞人、雷天賜等五個宮廷劍手，追踪來到熱河。他們沿途向山裡民家問路，消息早就傳到那亞兒的耳裡，探悉來者正是淸宮有名的內家高手，便故意誘他們到來作弄一番。當天那亞兒飛馬到了白岔山，在巖石上劃下一行大字，約龍木公等到白銀海來相見。

這一趟龍木公等人遭逢了空前的剉敗，那亞兒在黃昏時候，一騎白馬趕到村前，在淸宮劍手面前

突然出現。龍木公和鐵杖眞人和他交手起來，不够兩個回合，鐵杖給剁成兩截，老道給劍鋒剃去道髻，雷天賜額上劃了之字形的傷痕，龍木公也給震傷了手肘，五個人狼狽逃得性命。這一塲白銀海村前交手，在前篇書裡也有叙及。那時雍正適逢孟麗絲出走之後，性子十分暴躁，他見那亞兒懷有這樣上乘的本領，連御前幾個一級劍手也大敗逃回，想到淸宮劍手之中，滿洲族有本事的人實在太少，從前入關的功臣，都已先後死去，納蘭性德算是滿洲武將中最出色的人才，也因不忠於自己，前些時經已喪命，正待物色一些絕頂武功的人，充實宮裡侍衞的力量，在自己跟前保護。他即日派巴里宗大喇嘛前往熱河招降那亞兒，希望這個滿洲劍客，會接受大淸皇帝的諭旨，到京來受封一名五品侍衞之職。怎知巴里宗大喇嘛回來，只呈上一封書，那是一封充滿譏諷語氣的書，說雍正豺狼爲心，殘害武林，除非淸宮之內，有人能把他擊敗，便會投降，又說約了遼東劍客亞密當比劍，無暇接見欽差等語，書裡言詞，分明看不起淸宮劍手，簡直說雍正手下沒有能人。雍正給他一氣，當堂把御前書案拍裂了一角，誓要把這個目中無人的那亞兒抓回來泄恨。

如今本篇已接續龍虎恩仇記的故事，同在這個時候，巴里宗大喇嘛和赤眉道人，一僧一道，因同在淸宮作了客卿，巴里宗是紅教上苑喇嘛廟的主持，赤眉也升了御前劍手，訓練神武營的武士。二人氣味相投，成了莫逆。一天赤眉對巴里宗道：「大喇嘛，近來皇上沒了貴妃在旁，性子易怒，前些時說要把那亞兒收拾，如今還沒有高手派往，我二人怎不乘這時替皇上出點力，今後大喇嘛的地位就更加穩固了。」赤眉還沒曉到巴里宗一手密宗內功已給廢了，想聳動他到熱河去緝捕那亞兒回來。巴里宗却道：「道長，難道你不曉得，鐵杖眞人和龍木公都是有名的外家高手，他二人也鬥不過那亞兒，

上次我們到白銀海招降，幸而沒有遇到他，否則也怕會倒在這廝的手裡呢。」赤眉心裡奇怪，他知道巴里宗的一手密宗奇技，就算是武林的一流高手，也不容易抵擋的，怎麼竟然怕起那亞兒來呢。便道：「大喇嘛，那亞兒書裡不是說到臥虎邨找什麼遼東劍客比劍嗎？我和你化裝成遊方僧道，到那裡探察一下，看看那亞兒約定比劍的是什麼人，那時可以見機行事，或者給我們找到一絲兒眼線也說不定呢。」巴里宗心裡暗想，這樣前往走一趟也是無妨，臥虎邨就在奉天北境，近着遼河，附近有一間托托武廟，廟裡的喇嘛是藏派同門，可藉此探聽一下。

他們入宮見雍正稟請到臥虎邨釘梢那亞兒的行動。雍正心裡大喜，他前番看了那亞兒的信，正要一查亞密當是何等樣人。那亞兒既是不中抬舉，如果亞密當的武技比得上那亞兒，那麼設法把他聘到京來，着他前往對付那亞兒，正是一個妙策，當下密諭巴里宗道：「你二人這番前去，不可露出了行踪，到時留心亞密當的來歷，火速回來稟報，朕自有主意定奪。」二人連聲接旨，即日扮成遊方僧道，背着劍子離開北京。沿途經過各地關卡，官兵看到他們帶有雍正的手諭，誰個敢阻延，不日他們已到了離臥虎邨不遠的八面城地方。

八面城是遼河東岸的一個重鎮，當日是奉天地面南北交通的孔道。巴里宗和赤眉那天正在遼河岸邊等候渡船，瞥見一個老道遠遠行來，這道士綰了純陽小髻，身穿鵝黃道服，白襪雲鞋，仙風道骨。赤眉道人覺得十分面善，等到行近一些，才認得是武當五老的黃葉眞人，他是武當派掌門紫陽道長的大弟子，年紀也上了花甲。許多年前，赤眉到過道家的聖地青城山，跟紅雲老祖練吐納功夫，紅雲和武當的紫陽道長交情最深，當日武當門下的黃葉眞人也到青城山上來，拜求傳習道家各種秘籍，大家

因此認識。當下赤眉道人忙上前相迎，作禮道：「黃葉道兄，多年不見了，今天想不到在此地相逢，眞是緣法巧合之至。」黃葉一面稽首還禮，却向赤眉打了個眼色道：「道長，久違了，過江後請到純陽觀來歇脚罷。」說了逕到江邊，下了一艘小船，揚帆去了。

赤眉知道黃葉眞人突然來到關外，定有重要的勾當要幹，剛才傯傯作別，就是怕渡口來往的人衆多，不便說話。他把黃葉眞人的來歷告訴巴里宗，又道：「大喇嘛，黃葉道兄約往純陽觀見面，若是我二人同去，怕說話不方便，不若由貧道獨個兒往見他，我們約定個地方相會，才不受人注意。」巴里宗點首贊同，二人約過在雙廟子的僧舍會合，赤眉打聽一下純陽觀的所在，便別過巴里宗前往。

純陽觀是雙山的一間大道觀，赤眉到了時，便有小道童引他進到殿後一所齋舍，黃葉眞人起座相迎，他不待赤眉開言，便問：「道兄這番到來，是不是爲着跟踪那叫龍形劍的人呢？」赤眉驚訝道：「眞人難道是未卜先知，小道專誠拜訪，就是想知道這個號稱滿洲俠盜的人，此番到臥虎邨來幹什麼的。」黃葉眞人拈鬚笑道：「道兄還瞞我則甚？今天和你同行的西藏喇嘛，就是和道兄一起來探聽消息的。」赤眉忙陪不是，答道：「小道豈敢瞞着眞人，實在不知亞密當是何等樣人，他的劍法和那亞兒誰個本領些？」

黃葉眞人讓赤眉進到內室，掩上了門，問道：「赤眉，你老實對我說，你們是否奉了聖旨到來，想把那亞兒拿獲？」赤眉道：「事實如此，但怕不是那亞兒的敵手，眞人爲什麼得知？」老道低聲道：「我不妨告訴你，那亞兒盜了我們武當派的劍譜，這十多年來，武當同門幾次找過他，都沒法把他剉倒，年前我師弟白石和黑風二人，幾乎喪在他的劍下，還幸昂昂溪的道士金長素把二人救出，貧

道今次到來，並不是要看那亞兒約亞密當比劍，而是要往見一個人，求他助我們一臂，逼那亞兒把武當古劍和劍譜兩樣東西交回，所以行踪秘密，怕那人知道我來到了，就避面不見。」赤眉見老道的話，正中心懷，立刻對黃葉一揖道：「眞人，你是武當派的大弟子，未知這番要往見什麼人，用得着這樣鄭重？」黃葉答道：「這人是長白山的劍仙，今年壽已百歲開外，他又是金長素的師叔，我這番前往求他，未知道他肯答應相助與否，因此還是遲疑莫決。」

這一晚，黃葉眞人把赤眉留在齋舍裡，細談一番。赤眉才知道這個長白山上的劍仙就是葉赫布揚古，他傳授亞密當平生絕技。當初伊蘭三姓一個隱士，創了長白派有名的旋風劍法，葉赫布揚古是第三代嫡傳弟子，若果他肯答應出山相助，那亞兒定然敵不過他，那時便要把藏着的武當劍譜交出。黃葉又道：「那亞兒只在阿蘭府裡練過幾年武技，後來獲了龍形劍譜，沒經過名師的指導，單是自己照式練習，已是如斯了得，若果我們武當派的弟子得回這一本秘籍，加進我們歷代傳下來的練氣功夫，定會比那亞兒勝出幾倍。」赤眉問道：「這番那亞兒到臥虎邨約亞密當比劍，如果他鬥敗了，我們乘時逼他把劍譜交出，豈不是順手牽羊，不費吹灰之力？」黃葉微笑道：「亞密當是個大俠，想不會傷害到那亞兒的性命，而且我們還不是那亞兒的敵手，所以不便打草驚蛇，令他知道戒備。」

二人談了半宵，黃葉眞人忽道：「道兄幸得滿清皇帝賞識，貧道查得葉赫布揚古原是愛新覺羅氏的親戚，布揚古的祖父，就是順治皇帝的舅父，當日下嫁攝政王多爾袞的皇太后大月兒，原名葉赫那拉氏，就是布揚古的祖姑呢。後因兩族不和，葉赫族人給清主滅了，至今散處四方，苦不堪言，如果雍正皇帝答應布揚古赦免葉赫族人的罪，把葉赫族的土地給回族人居住，這樣或可打動布揚古的心，

消除舊怨，替滿洲帝主効力。那時既可把那亞兒收拾了，貧道也藉此把武當古劍和劍譜取回，於願已足。」黃葉眞人一番話，把赤眉說的心花怒放，答道：「這事小道作不得主，待回去和巴里宗大喇嘛商量一下，就請眞人在此等候數天，定有回話。」二人約好了，第二朝赤眉辭了黃葉眞人回雙廟子去。這一趟武當弟子因急着得回龍形劍譜，不惜替滿洲皇帝弄計收服那亞兒，後來成了作繭自縛，雍正畧施手段，又得到一個滿洲能人出山相助，和武林俠士殺的風雲變色。正是：

引狼入室　爲虎作倀

蹄風著武俠小說

清宮劍影錄(一集)

著作者：蹄 風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八角